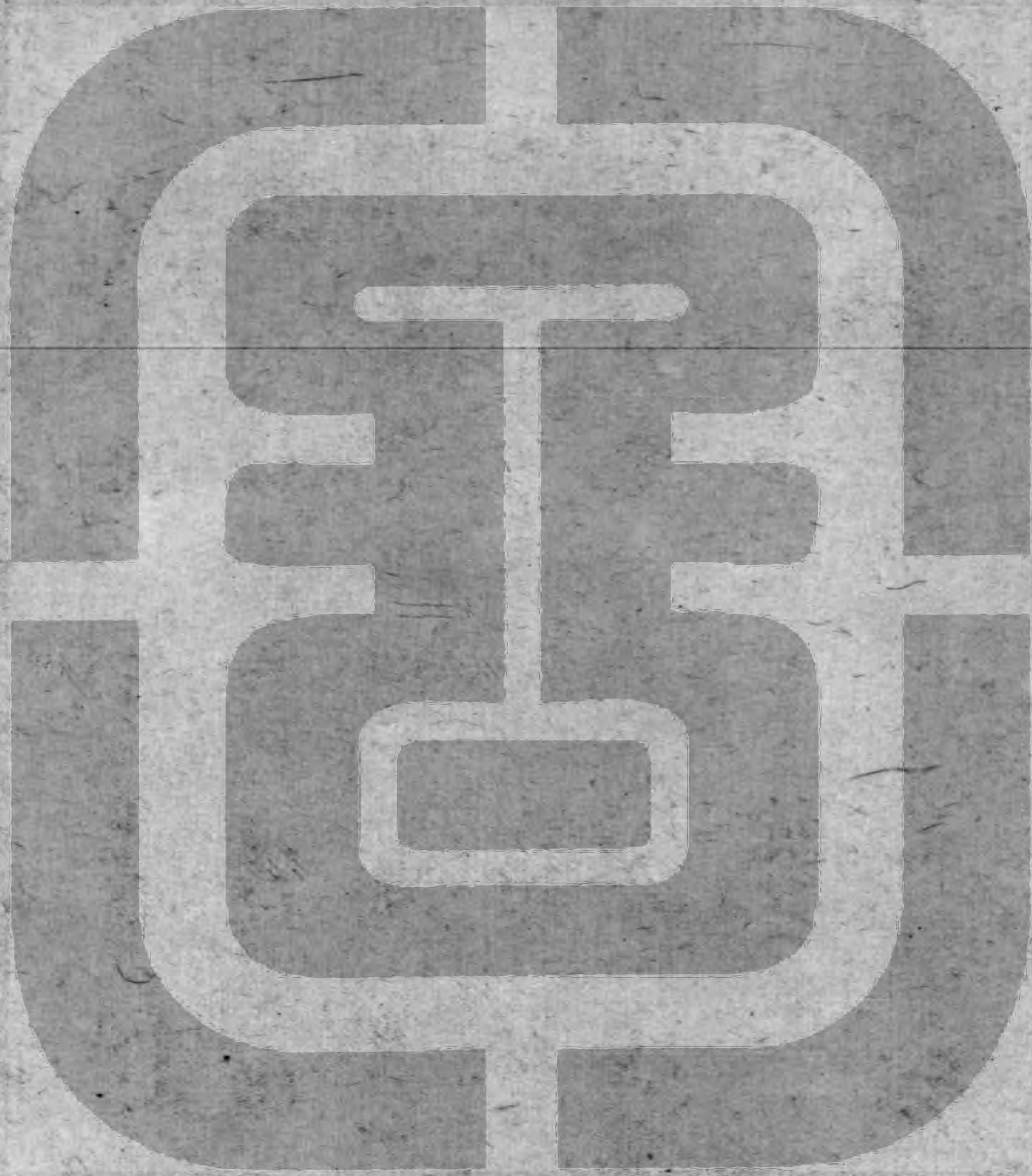


社320
83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八十七
名臣列傳四十七

鑲黃旗漢軍得諡大臣

范承謨



范承謨字覲公。號螺山。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
文程仲子也。生而沉毅英敏。年十七。充侍衛。順
治八年辛卯。

世祖章皇帝詔八旗茂秀子弟應制科。遂中順天鄉試。
明年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院。猶間
日入侍。十一年。

特旨免扈從。顯意肄業。益肆力於學。散館。授弘文院編
修。十二年。擢祕書院侍讀學士。十八年。陞國史
院學士。康熙六年。奉

命教習庶吉士。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承謨居

禁近久。雖謹默自持。然留心經濟。於生民吏治。瞭若指掌。

聖祖仁皇帝既親大政。思得貞廉以風天下。故首擢用之。承謨亦毅然以匡濟爲己任。至浙。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積日不批答。屬吏莫能測。居月餘。一日俱下。利弊情形。悉中機宜。諸僚吏皆相顧歎服。故事。督撫受事三月後。必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列狀以請。承謨閱而哂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翼日忽拜疏。所劾皆一

時墨吏之尤者。屬吏悚息。浙故多巨猾。爲民害。廉得其人。立置重典。其黨並挈室他徙。浙東諸郡。田磽賦逋。守令多罹叅罰。民亦因以播越。特疏請蠲得。

旨該撫親行查勘。承謨即日戒途。省車從。裁供給。從者纔數人。山陬海澨。蔀屋窮簷。罔不躬閱。山農獻脫粟瓜果。父老稚子。咸得述所懷。於是民隱畢達。舉應蠲者皆據實以上。並得豁免。八年九月。疏言。嘉湖二府水災。本年漕糧二十二萬四千餘石。請每石折銀一兩徵解。糧既停運。則耗潤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幫貼銀十萬五千餘兩。俱可免徵。部覆應如所請。

詔從所議以行。又念民飢無食。復捐粟設糜。借司庫銀八萬兩。乞糴吳楚。未幾米艘銜尾至。下令平糶。民以不飢。是冬大雨雪。仍請緩征。俟明年蠶熟。湖州例辦南北絲十一萬有奇。南解江寧。北解戶部。運費不貲。疏請悉交杭州織造局。又以嘉湖應輸白糧六萬六千餘石。

玉食所需。歲有定期。今災民無力。疏請三年帶徵。並如其所請行。十年疏言。臨海太平平陽石門烏程五縣。温州一衛。未完康熙元年二年三年行月等項銀兩。積逋年久。疊罹凶荒。請援赦蠲免。戶部覆奏。康熙八年恩詔。蠲免民欠地丁。並未載有蠲免漕項錢糧。未便援赦。

聖祖特旨。言漕項雖無豁免之例。但據該撫奏稱積逋年久。疊罹凶荒。追比難完。爾部仍議追徵。是否相合。著再議。尋部議豁免。十一年六月疏言。石門縣康熙三年分未完輕齎銀兩。平陽縣康熙元年二年三年分未完月糧。均係地荒。小民包賠爲累。請賜蠲免。得

旨如所請。八月又疏言。浙省白糧。嘉興府每正米一石。加耗米八斗。湖州府每正米一石。加耗米五斗。五升。俱征糙米。令運丁春辦。易致稽遲。請將兩府正白米一石外。槩給白耗米四斗五升。軍民兩便。部覆亦如所請。刊入全書遵行。承謨所請。輒行。感激。

聖祖殊知。竭力撫綏。體素虛羸。夙疾陡作。因力疏請罷。溫旨許之。浙江民人輟耕罷市。走乞督臣題留。事聞。特頒溫諭。勉令力疾視事。是年冬。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疏辭不允。請

陛見。允之。瀕北發。浙民送者。亘百十里。擁舟不得前。十餘日出境。百里外始得放舟長行。十二年七月。抵都入覲。

聖祖慰問備至。承謨頓首謝。且力引疾。

詔遣御醫就第診視。兼

賜上方藥餌。逾月病稍可。仍

命馳赴新任。遣侍衛吳丹傳諭曰。爾向有賢聲。與他人不同。且福建邊疆重地。海氛未靖。爾其益加勉勵。副朕委任。於常例賞賜外。加賜衣帽。及內廐鞍馬一匹。

先是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王。並議撤回。

京師承謨抵任後。吏部侍郎陳一炳奉命至閩。為耿精忠治裝。時人心惶惑。兵權久屬藩下。督撫兵單。承謨目擊心憂。是年冬。吳三桂果反於雲南。因上疏言。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茲當滇南告警。變起倉卒。一切關係疆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濟時變者。即不得概執引經之說。以疎於事先而忽於未然也。臣且就閩省目前情形。為我

聖主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即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

以至賦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畝。化為斥鹵。老弱婦孺。展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子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飢寒迫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必為良民者矣。頃

聖恩停止海界之禁。正萬姓甦息之會。而閩地仍以臺寨為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寔不及十分之一。且臺寨離海尚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如慮接濟遠越。則此等遷民。從前飄流忍死。尚

不肯爲非。今若予以恒產。斷無舍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卽釘蔴油鐵絲紬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何由而濟。如慮逼近沿海。難免寇鯨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堵禦要害。海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爲控扼巖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不無窺伺。伏乞

睿鑒。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例防備。應更移者

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則門戶旣固。而遷民可以開墾復業。無以糧齎寇之憂。無遠越接濟之慮。兵旣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務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於魚鹽之利。閩自禁海以來。利孔旣塞。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頻。輸將仍緩。兵丁乏食。引領接濟。各省添兵。在在索餉。安能及期協濟。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民人沿邊採捕。每十筏聯爲一甲。行以稽察連坐之法。遇開港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攜米穀。令就近將領率防兵巡

哨督押漁筏。朝往夕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魚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遷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事如可行。卽相機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患。兵餉裕而

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心共安矣。又疏請興兵屯。言臣受事閩疆。下車伊始。諸務未遑。而時屆撥餉。關係來年軍需。不得不先爲入

告。查閩地濱海。兵丁之窮苦爲甚。歲需協餉。刻不能待。往往撥解遲延。難期宿飽。虛欸虛項。改撥維艱。臣於

宸聽具蒙 睿照。茲請再爲 聖主陳之。閩餉歲需六百六十餘萬。正月內。卽將本省

地丁錢糧盡撥。而東作未興。徵收不前。鄰省協解。又復有限。卽如康熙十一年閩餉。浙江以災

題請改撥。既多展轉。部覆重撥。更延歲時。軍餉之欠缺。不可問矣。再如十二年。閩餉部撥江浙二省。與本省地丁錢糧。及穀變等項抵給。內有請撥補銀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兩。請找給銀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兩。地丁錢糧。又不能歲內全完。約計一十六萬有奇。其中各項有產盡者。有蠲免者。有查追者。抵解無期。是軍餉之缺欠。又不可問矣。竊恐次年酌撥之餉。其中倘有缺額難完之項。急之則徒困民生。緩之又重滋兵苦。

題請改撥。往返稽時。夫以沿邊沿海荷戈執殳之人。既無積蓄。又乏生業。乃寄命於虛懸之餉。而欲望其投石超距也難矣。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於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糧之法。悉獲成效。漢趙充國與屯。而敝先零。魏武屯田許下。得穀百萬。諸葛亮分兵屯田。軍食不匱。唐郭子儀屯於河中。決機行陣。畢誠募士開營田。歲省度支數百萬緡。元初征討。每遇大敵。屯田以守。明洪武撥軍三分守戍。七分屯種。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豈古今不相及耶。臣雖智淺能薄。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七 恭遇

聖明之主。仰受特達之知。何敢不殫竭心力。以抒一得之愚。昔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臣父在內院時。曾疏與屯數事。當蒙

俞允。祇以後來奉行不善。遂停止。今我

朝興屯之法。寓諸墾荒。一行於招民募墾。一行於安插投誠。獨兵屯未聞肇舉。蓋因坐食驕卒。一旦率作南畝。自食其力。永無糧糗之望。所以畏憚不行。臣謂行之有法。兵心未有不樂從者。卽

今枵腹之卒。前此之餉。勢不能待。將來之餉。杳不可期。一旦給以現餉。卽驅之鋒鏑。誰不爭先。况耰鋤種植之事乎。從前墾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則此屯種之兵。亦俟六年之後。始裁其餉。仍於旱澇之年。倍加賑恤。是兵旣餉六年之現餉。復得田畝之收穫。又不憂意外之災荒。誰不願興屯乎。臣謂興屯更有五便。兵之需餉。必取於民。司農仰屋。守牧催科。民髓日枯。財源日耗矣。而披堅執銳之卒。率皆鷙悍不馴。無恒產以繫屬其心。則渙而難固。無搯作以勞瘁其力。則

人情而圖安。無生計以寬其日用。則庚癸時呼。惟是兵屯之法行。將見金錢可省。

國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民漸休息。便二也。防卒變爲土著。堅門戶。固藩籬。便三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進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溫飽。分爲臂指。聯爲心膂。消戢反側。便五也。有此五便。臣何敢不請。

聖主亟行之。至於地方有不盡宜於屯者。臣謂又當因時而制宜。屯可行於一處。卽一處受利。屯可行於數處。卽數處受利。屯得一兵。卽省一兵之餉。

屯得數十百千之兵。卽省數十百千兵之餉。兵法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非虛語也。臣又思招民開墾。借屯本。給牛種。日後或有難還之憂。兵則原係分內應得之餉。不過先時現撥。酌將鄰省實征存貯銀兩。預給兩月。初不費

朝廷額外帑金。有司旣免遲悞叅罰之累。小民更得稍寬催征敲扑之苦。又於此五便之外。推而廣之。以明兵屯之有利而無害。閩省之不可以不行也。其餘本省撥給虛項原額。仍在遲早徵足。解補內部。或留爲次年兵餉。一時之轉移。尤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為至便懇祈

聖恩敕部酌撥康熙十三年閏餉。協解迅撥現餉。容臣查勘某地某兵可屯若干。督率將領。倡道開墾。更期寬以考成。遲以歲月。俾臣盡心力以行之。其餘一切未盡軍屯事宜。總俟次第

題報。庶足食足兵。而邊疆收百世之利矣。時因滇警。民窮思亂。承謨念非省刑薄斂。無以收人心。乃密上封事奏言。洪惟我

朝定鼎燕京。已三十載。寵遇臣工。愛育黎庶。亦云至矣。叨祿者鞠躬盡瘁以報君恩。服疇者擊壤

鼓腹而歌帝力。可以遐軼三代喜起之風。永啓萬年太平之化矣。何物么膺。狡焉倡逆。致厯

睿懷。臣一聞之。不覺髮指眦裂。恨不能飛渡萬里。滅此朝食也。伏而思之。三桂平日無父無君。人所不齒。逞狂聚蟻。離德無謀。垂老弄兵。光陰有幾。况滇黔天末。彈丸黑子。欲以一隅之少衆。抗天下之全勢。其亡也。殆不旋踵。似無足為我

聖主顧慮者。惟是百姓久處承平。厭聞兵革。訛言一旦繁興。人心不無惶惑。此時若不收拾。恐徵求急迫。民不聊生。盜賊蠡騰。善良逃匿。不可不為長

顧而却慮也。近日

功令處分最重錢糧盜案。有司畏考成。懼叅罰。專務催科。不講撫字。競相諱盜。不講消弭。往往東作方殷。西成未屆。而追呼已到其門。鞭扑時加其體。求幸免之不能。何暇盡力於南畝。况從來征糧九分爲率。所以寬留小民之脂膏也。今則十分取盈矣。各省錢糧支給兵餉外。餘作存留。稍緩輸將。所以備非常之急需也。今則一概解部矣。雖曰可以杜侵欺。足財用。設猝有急切之用。必發

內帑。不無重滋往返。倘仍撥本年徭賦。必致悉索殷繁。院司必責成於有司。有司必征比於里社。大聲疾呼。軍需爲重。遂有一面報完。冀免叅劾。一面續征。以圖補項者矣。舊補未完。新徵又至。小民增苦。司牧受累。此皆錢糧考成太嚴之所致也。再加盜賊竊發。所在多有。官慮誑誤。遂以強諱竊。以有諱無。甚至民間報盜。反苛求失主。株連鄰保。嗟此愚氓。既受劫掠之慘。又增官司之害。茹荼無所薄愬。以致相率隱而不報。而強徒漏網。山陬海澨。潛逆橫行。夫誰從而問之。且

文官所恃。以捕盜者。數名捕役耳。惟兵備道舊曾治兵。調度籌畫。可以綏靖一方。今皆不治兵矣。且有緝盜不獲。並加處分之責。不知令操何術以緝盜也。律例原載。城內積至五起。城外積至十起以上。始行叅究。百人以上。嘯聚劫殺者。始行

奏報。其餘彙入歲報冊內。年終具

奏。未嘗如是之嚴峻也。今則逐起處分。逐案

題報矣。叅罰愈嚴。諱盜愈密。此皆盜案處分太重

內之所致也。夫民之所好者寬廣也。所惡者盜賊

也。今乃不能如其所好而重其所惡。是以一聞

滇逆之警。閭舍驚惶。雖徧下安民之檄。一時稍

定。竊恐青黃不接。迫以催科。輟耕逃亡。勢必滋

蔓難圖。况處處增兵。在在增餉。將來必至預征。

斯民有限之膏血。竭之則不堪其命。皆不可不

預為惠綏也。至於閩民。或困於浮糧。或苦於舊

逋。或累於賠丁。或迫於寺田。臣逐一查明。籲

聞統祈

睿鑒。因時制宜。分別施恩。或

賜蠲免。或發賑濟。或允緩征。以收拾天下之人心。更省

刑赦過。展堯仁而張湯網。復夏稅秋糧以紓民力。寬盜案處分以釋株連。如是則衆志維城。執挺可以撻堅甲利兵矣。臣於

陛見廷對之時。業將民窮財盡之狀。縷縷陳奏。茲乃目覩情形。備悉時勢。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豈人臣忠君之誼。第當

聖主宵旰焦勞之時。臣又以危言聳聽。實切惶悚不安。然世受

國恩。終不敢自安於緘默也。伏乞

敕部確議施行。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侍郎陳一炳猶

在閩。耿精忠自襲父爵。驕蹇多不法。憚承謨威望。引姻婭少長誼。執禮甚恭。承謨相見。一遵儀制。未幾又有

詔止閩藩弗撤。精忠終不自安。遂陰同三桂謀逆。承謨覘其言貌異常。深憂之。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精忠力撓其行。蓋督標兵僅三千人。皆習與精忠部曲狎處。脫有變。不足恃也。閱兵之行不果。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爲名。各率健兒至。用折逆謀。檄甫行而精忠反。佯言海寇且至。邀總督議事。左右請擐甲以從。承

謨曰。衆寡不敵。躁動奚濟。未幾。巡撫劉秉政亦至。促同行。承謨知事有變局。故坦然按轡。比至逆邸。已露刃蜂屯。遂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叛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玉急叱曰。巡撫我一家人。秉政惶恐。斜趨而出。承謨噴血切齒。醜言痛詆。賊衆拘之。隘室。水漿不入口者八晝夜。舌敝唇裂。齧肉皆腐。罵聲漸微。聞者猶狼籍塞耳。瞋目怒視。閱十日。神氣反旺。自度不能死。稍進杯水。精忠復遷禁入內。峻堵密棘。防之益固。一日忽遣逆黨劉秉

政來說降。承謨扭械被項肘。令兩卒扶之下牀。劉且進且揖。方冀有所陳說。承謨奮足力蹴之。劉狼狽失故。遂仆地。左右掖之而出。承謨曰。諸逆無道。自當旋卽誅戮。我擊之。先褫其魄耳。在幽繫中七百餘日。日冠

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逢朔望。輒奉時憲書一冊。懸北

牆上。被械北向拜跪。溽暑時。濕蒸如膩。蓬垢支離。虱蟣蚊蚋。攢嘬不休。冬深夜永。雪飈海氣。侵入肌骨。甘之如飴。詈罵之餘。間作詩文。無毫楮。燒桴存炭。畫壁上。得詩若干首。復爲文自敘其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生平大概焉。十五年九月。

王師破仙霞關。精忠降。飾辭希免死。慮承謨白其實。於九月十六夜。遣逆黨來加害。承謨時方側卧。聞變。微笑曰。今日方畢吾事。索

御賜冠。賊黨呂八者。奪而擲諸地。復蹴之。承謨怒。以械索。摔其頭。幾斃。乃披衣露頂。望

闕九叩首。遂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客至隸卒。凡五十三人。初承謨被執。部曲有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無不立斃。力竭被執。賊愛其勇。欲全之。大罵不屈。卒就死。繼而精忠

以三十二人堅守承謨。中有蒙古人嘛呢者。爲僞散騎郎。謀欲免承謨。事泄。精忠訊之。大言曰。范公忠臣。爾逆賊。寧與忠臣同死。不願與逆賊同生。精忠怒。磔之。又有秦寧人許鼎者。義其所爲。恒陰左右之。凡所存片紙隻字。悉爲收藏。精忠既害承謨。令賊黨焚屍。棄之山野。鼎預往伏匿。夜分行亂石宿莽中。覓得燼體。藏於家。明年。負骸潛行。紆折萬里。竟達京師。事聞。

聖祖震悼。遣內大臣佟國維等三人。御前侍衛二十人。齎大官茶酒。哭臨其喪。十九年。精忠伏誅。當赴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七
市曹時承謨子時崇親執刃寸磔其肉取其心以祭父。

聖祖念承謨純忠大節。

卹典概從優厚營葬加祭加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諡忠貞。廕子入監二十一年四月立碑。

御制碑文云。朕惟朝廷簡畀重臣。授以封疆之任。平時則竭誠殫力以靖厥職。猝逢事變。則又有凜乎不可犯。確然不可奪之節。舍生取義。流光天壤。古所謂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爾范承謨。名臣之子。奮迹科甲。

入侍禁林。出典節鉞。咸有聲績。著於當官。洎閩江蒞鎮之年。值狂豎盜兵之日。寇起門庭。禍生肘腋。智未及施。勇不暇展。而爾志恥幸生。義無苟免。奮身罵賊。誓不共天。遂致闔室幽囚。二年拘繫。阻斂其衣食。迫脅以甲兵。兇焰彌張。貞操愈勁。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其美。茲者底定疆陲。申明命討。罪人斯得。臣節益昭。倍深軫悼之情。特厚飭終之禮。寵以隆秩。諡曰忠貞。嗚呼。褒忠顯善。帝王治世之大權。恩命疊頒。朕曷有私於爾。以培正氣。以植人倫。庶使選悞之士。觀盛典而知興。慕義之夫。聞休風而加勸。勒

諸貞石。其永有譽於無窮哉。

親灑宸翰。敕工鐫勒。又以

御書墨本。

命養心殿裝潢。鈐用

御璽。

賜給承謨家。承謨忠孝性生。友於敦篤。贍給族黨。不遺餘力。居官剛正廉明。而寬厚愛人。體恤民隱。故所至人歌咏之。博學強記。善屬文。詩又有法。遭亂多所散失。僅存吾廬稿。浙閩奏議。百苦吟。畫壁詩。共十餘卷。行於世。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八十八

名臣列傳四十八

鑲黃旗漢軍得諡大臣

趙廷臣

高天爵

高其位

郎廷極

楊長春

正黃旗漢軍得諡大臣

吳景道

金世德

左夢庚

耿昭忠

耿聚忠

白清額

周全斌

田文鏡

正白旗漢軍得諡大臣

蔡良

魏經國

正紅旗漢軍得諡大臣

劉秉權

阿爾泰

趙廷臣。漢軍鑲黃旗人。初為江南江寧府同知。治行最著。順治九年。經畧洪承疇督師入楚。題授分巡下湖南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時士馬雲集。徵調煩苦。守令多避匿。廷臣一身任之。纖悉皆經心手。緩急立應。遇刑獄必極意平反。多所全活。嘗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私。而百姓被澤。十五年。從大兵平定貴州。秋九月。

特命巡撫貴州。時兵荒之後。民無生理。下車日。延見父老。博採旁咨。盡得民間疾苦狀。凡所條禁措置。

悉洞幽隱。定賦蠲賑。勸農興學。禁貪橫。嚴騷擾。殘黎如出湯火。貴州苗多民少。風教未開。喪亂之後。絃誦衰息。廷臣謂欲教黔民。宜先教土司。苗獠。因疏請立定教法。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曰獐狍。曰狎獍。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宋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黔西苗屬也。雖種數不同。要皆專事鬪殺。父子兄弟。相與羣

處。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之教。尚強凌衆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也。卽如苗性至詐。而可以信乎。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作梗衝路。宜倣保甲之規。其讐殺抄劫。宜立鵬勦之法。又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創闢大一統之業。開億萬年文明之休。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預制土官。夫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爭奪不已。釀成變亂。今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開報布政司。三年當入

覲。則預上其籍於部。其起送襲替時。有爭襲奏擾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旣明。而釁端預杜矣。此黔省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倘蒙

聖主誕敷文德。廣示教化。使土屬入學習禮。得與幫補科貢。土官按籍襲替。不致爭土奪職。庶乎風俗丕變。遠邇苗民。共沾

王化無疆矣。疏入奉

旨下部議覆准行。而風教爲之漸開。尋陞雲貴總督。時逆賊馮天裕等竄伏山寨。勾結亡命。犯湄潭。嗣犯夔安。遂調思南等處官兵。擊破賊營。斬天裕。

及偽總兵冉宗孝等。餘黨悉平。十八年。以勦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尙書。是年調浙閩總督。康熙元年。以督墾荒田功。加太子少保。在任寬和端靜。以度量勝。不爲赫赫名。而人自信服。時偽魯王餘黨在浙江海洋者尙多。廷臣疏言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其下偽官節次招降。獨煌言抗不就撫。廷臣與京口將軍劉之源先後發書遣使諭以禍福。勸其去逆効順。張煌言之死不悔。雖將隨從兵弁船隻起發進關。猶惜名歸隱。徜徉海外。三年。廷臣親赴定海。會商水陸

提督哈爾庫張杰。分遣將士。配坐船隻。由寧台溫三路出洋搜剿。毀其巢穴。殲其餘黨。偵知張煌言披緇遠遁。密令驍勇將備徐元張公午扮成僧民。隨帶健丁火器。潛伏普陀山一帶。仍撥將弁扼守要路以防奔竄。至七月二十日。瞭望朱家尖有趕繒船。急舉火器前擊。獲有活口林生陳滿等。知煌言見在懸山范畧。徐元等卽駕所獲賊艘。尾隨八槳兵船。令活口林生等仍扮差回原船。使之不疑。乘夜進一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搜出偽

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偽關防九顆。鎗礮盔甲旗傘等物。以百折不回三省出沒之渠逆。一旦生擒。經過寧紹杭各府。百姓聚觀如堵。從此奸宄絕望。海宇肅清。共仰

天威震疊。奏入。

聖祖深嘉之。四年。以八旗逃人。事多株連。停留之家。亦有誤犯。言駐防滿洲各旗家僕。有新經收買。未及逾年者。聲音裝束。與本地居民無異。賣身之時。親朋里甲。不得而知。一旦逃回。原籍之人。留宿留飯。事發牽連。似屬可憫。嗣後駐防旗下。凡

收買新人。地方官驗契印照。仍出示曉諭本縣地方。俾知某人賣身旗下。不許容留。倘後逃走。有人窩藏。查係報部有檔。與已賣一年已上者。照例究罪。如未經報部有檔。並未及一年者。分別酌議。下所司知之。時海宇初定。官民流寓者多。遠地戶口多耗。因嚴廢官回籍之令。而廢官子孫。多有流離不能回籍者。廷臣疏言。革職解任各官。本身現在者。應照例催回原籍。其官員已故。子孫或願留住任所。及士民遷移他處。丁口土田已附入他處版圖者。請聽其自便。戶部

議覆。應如所奏。尋得

旨。漢軍著速催回旗。餘依議。時又聞度支不足。輒愀然曰。天下有化無用爲有用者。錢法是也。今二十四監。皆停鼓鑄。國用何由而足乎。乃拜疏以請。

奉

俞旨。諸監復鑄。泉源貫輸不絕。浙中亦賴其利。五年。招

降福建海寇僞都督李順等。八年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清獻。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天爵。字君寵。初係漢軍鑲白旗人。至子其位。任大學士。始改隸鑲黃旗。父二等阿達哈哈番。

高尙義。生天爵。居長。少讀書。慷慨重大義。善騎射。能挽強弓。年二十三。卽從征討。所至有功。順治四年。由歲貢授山東高苑縣知縣。時地方初定。盜賊不時竊發。有謝千等聚黨二千餘人。劫掠鄉民。天爵環甲率數騎馳入賊壘。斬首數級。賊懼潛遁。距高苑六十里爲博興縣。爲賊所陷。天爵夜率衆馳救之。賊盡棄其輜重去。考滿遷河南信陽州知州。信陽地居衝要。民人疲弊。天爵下車。加意撫綏。凡

王師經過。必身親供億。闔闔不驚。經畧洪承疇知其

才。特疏題授湖廣長沙府知府。時進征李定國。兵馬雲集長沙。天爵綜理糧餉。完固城池。軍民賴之。父尙義。時方以協領駐防杭州。病劇。天爵聞信。力求解任省親。卽隨父告病回京。十六年。授江西建昌府知府。建昌自金聲桓亂後。屢經蹂躪。城郭僅存。所屬廣昌縣。有羊石滴水二砦。賊首王昂。傅勝。翻天王等。率黨萬人竊據之。負固爲患。巡撫張朝璘。令天爵率兵征勦。天爵以計誘斬王昂。傅勝。賊衆堅守不出。乃依山立柵。爲木城圍困之。期年。盡獲餘黨。斬翻天王等渠

魁數十人。餘悉安插爲民。所掠男女。悉召其親屬領以歸。牲畜給與貧民。因赭山斷險以絕後患。事聞。以軍功加一級。十七年。父病歿。請歸治喪。督撫以需人之際。國事爲重。交章題請留任守制。天爵在建昌十餘年。起做除困。補葺瘡痍。凡有益於民者。政無不舉。十三年春。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反。賊兵出江西。首攻建昌。城中武弁等。皆陰從賊。天爵知不可爲。乃與其子訣曰。我爲

朝廷守土。有死無二。汝奉母去。勿我累也。賊兵萬衆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奄至。城守兵悉已應賊。天爵獨據鞍上馬。率家
奴數十人。據萬年橋死鬪。賊不能越橋。同城守
將趙印。從後攻天爵。遂執以獻賊。載送入閩。耿
逆誘之降。不從。拘守獄中。覲其改節。天爵仍陰
結死士。聯屬同心。密請大兵進關。內外接應。方
尅期舉事。謀泄被害。罵賊而死。方陷賊時。已遷
江南兩淮鹽運使。未行而賊兵至。或謂君已別
遷。宜速行。不必與此難。天爵慨然曰。吾守此土
十六年。當殉此城。乃竟如所言。既死。奉
旨贈太僕寺卿。諡忠烈。復

諭閩省建九忠祠。與同時殉節諸臣。春秋祭享。建昌府
廣昌縣。俱崇祀名宦祠。雍正四年。以子其位累
官至大學士。其佩累官都統兼刑部侍郎。復奉
特恩。加贈禮部尙書。

高其位。字宜之。號蘊園。康熙九年。以父天爵廕
補鑲白旗筆帖式。陞佐領。十三年。吳三桂反。其
位隨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
出征湖廣。委署軍營叅領。駐襄陽。率二十騎往
探賊兵虛實。時賊將王惠率兵二萬。潛越南漳
縣。直趨襄陽。至土地嶺與之遇。卽令飛騎馳報

襄陽而自率所部突入賊隊。衆皆辟易。馳至南漳城下。躍濠而過。呼守城者戒嚴。所率二十騎。傷者僅數人。自視遍體皆血。鎧甲之色模糊莫辨。城中人方知賊兵已過南漳。急爲守禦。而我軍在襄陽者。聞報有備。賊不敢前。乃回犯南漳。圍城三日。亦以有備得不陷。援兵至。賊遂解去。又叛賊譚洪率舟師三萬犯鄖陽。其位以百人扼楊谿舖。踞崖射賊。矢無虛發。賊舉火器多中崖壁。或自肩背過。相持七十餘日。不傷一卒。糧盡。煮馬韉以食。會副都統李林隆率兵至。大敗。

之後。每逢賊至。爭先奮力。用卒少而成功多。前後共得功牌十二。十九年奉

旨調回京師。緣南漳之役。都統范達禮誤以敗遁聞。部議盡銷所得功牌。仍落職。二十七年復選爲火器營操練尉。隨

聖祖仁皇帝出口外。至拜查地方。復往歸化城。二十八年承襲二等阿達哈哈番。二十九年七月。隨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出口。在烏闌布通地方。遇厄魯特噶爾丹。擊敗賊衆。攻取駱駝營。以頭等功補授叅領。三十五年。隨

聖祖征厄魯特。直抵公噶爾圖地方。凱旋。三十八年。揀選廣東副將甘肅提督雷繼尊。保奏高其位深可信任。得命。王師全出。可。其。為邊陲要地。其位申明法令。修築堡塞。防守嚴密。外藩部落。不敢牧馬長城外。有墨爾根代青者。藉擇地養疾為名。闖入邊境。一日擁眾萬餘。奄至。其位率百騎遙語之曰。邊牆內外有界。非奉。旨不得輒入。汝不俟。旨。不得輒入。汝不俟。

君命無故前來。其位有守邊之責。請即決戰。代青知不可撼。逡巡退去。在任八載。邊境肅清。四十八年。陞襄陽總兵官。是時襄陽營務廢弛。兵多缺額。其位蒞任後。力加整頓。朞年弊除政舉。士馬飽騰。五十二年。陞湖廣提督。恭遇。

聖祖六十萬壽。廕一子。五十三年。

賜孔雀翎。鞍馬弓矢。橐韃。時策妄阿拉布坦背逆。命二子先後赴陝効力。六十一年。調任江南提督。以兩耳重聽。具疏求解職。不允。

欽賜御書一幅。書扇一柄。

命署兩江總督事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登極。欽賜

聖祖遺物五件。又廕一子。雍正元年。進謁

聖祖梓宮。

世宗以其位兩朝舊臣。慰問備至。旋返江南任。時大江

南北營汛遼遠。其位躬親訓練。整飭多方。在任

時。盜賊屏跡。三年。

特陞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懇辭不

允。先是其位佐軍襄陽。聞父殉節。哀號憤激。三

年無笑容。及逆賊既平。

聖祖贈官予廕。

諭賜祭葬。以其位與弟其佩。久在外任。未得舉行。至是

入居內閣。其佩亦為都統。乃上

君恩已沛。子道猶虧。一疏備陳。始未具奏。奉

旨高其位等。為伊父奏請賜卹。甚是。高天爵捐軀盡忠。

大節可嘉。著給予禮部尚書職銜。追賜卹典。至八旗

各省。有似此被難而未獲恩卹者。俱著詳察具奏。四

年十月初八日。八十生辰。先二日。

特命文武大臣。俱往稱慶。

賜白金千兩為酒食具。至日復

遣內大臣賚

賜御書匾額對聯。及尙方食用諸物。十一月。以老病再

疏乞休。得

旨。卿効力年久。恪慎奉職。老成練達。茂著賢聲。是以簡預機務。用昭優眷。前以老病乞休。朕未忍俞允。特命供職數時。以示眷念。耆舊大臣之至意。今卿復行奏請。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五年正月病卒。

特遣親王大臣。往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諡曰文恪。

郎廷極。字紫衡。漢軍鑲黃旗人。山東巡撫永清

次子也。初習舉子業。康熙十五年。以三藩之亂。停止八旗科舉。十九年。由廕生補江寧府理事同知。山西于成龍爲兩江總督。稱其才。特加委任。曰。他日此座屬子矣。二十三年。陞雲南順寧府知府。二十五年。計典卓異。陞長蘆鹽運使。時鹽政冗弊。賄賂公行。商人行鹽地方。各有一定州縣。謂之鹽窩。凡以賄求運使。奪他人鹽窩者。曰批地方。以賄保守自己鹽窩者。曰不批地方。往往因賄虧課。廷極至。一切禁止。詳請巡鹽御史。永革其弊。尋以母憂去。三十一年。服闋。補浙

江鹽運使。三十六年。陞登萊青道。

聖祖仁皇帝南巡。嘉其績。

御書振鷺初飛匾額賜之。三十九年。陞福建按察使。四十年。陞浙江布政使。列狀請甦白糧積困。又捐修海塘。巡撫趙申喬深倚任之。四十四年。

聖祖巡幸浙江。特諭廷臣云。浙江布政使郎廷極。人才優長。令署理江西巡撫事。五月赴任。正已率屬息事寧人。民以大和。尋實授巡撫。益加意整飭。凡有司收糧火耗。斛面幫費等弊。釐剔殆盡。清理鹽政。限以定價。設立義學。慎重獄情。禁關稅勒索。

捐資養高年。育嬰兒。又禁飭各汛駐防兵丁。不得欺凌百姓。四十七年。以買補四十六年截留漕米三十萬石。附搭運通。恐糧艘負載過重。涉險堪虞。疏請分作三年附運。軍民便之。初江西漕糧。各州縣山高溪淺。糧艘不能就本地起運。納糧之民。每石捐助米五斗三升。爲運丁僱駁船出淺等費。行之已久。三十八年。戶部以其近於私派。藉端索費。不遂。因奏請停給。併追從前已給之米。漕臣屢疏爭之。部駁不已。廷極上疏力陳不可。言江省起運漕糧。每正改米一石。給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副耗米五斗三升。內四斗聽候過淮盤驗。爲自
淮迤北沿途盤剝。及兌交京通二倉尖耗之用。
其餘一斗三升。爲本省開行盤灘剝淺。履湖涉
江之費。屢年造入奏冊。報部准銷在案。自康熙
三十八年分。漕糧奏銷案內。部駁核減。及後遞
年奏銷。俱准部議。比別省浮多。行令核減。茲據
旗丁等連名哀籲。疊請免追。查江西運道。較之
別省遠近不同。各省運道。或由平水。或濱大江。
旣無淺阻之難。可省盤剝之費。江西自省開行。
卽有桃花。蚌蛤。鳳凰。鷺頸等十餘灘。重以鄱湖

三百六十里之波濤。長江千里之險阻。額給五
斗三升。尙不敷用。若更核減。勢必有悞運務。江
浙等省裝米一淺。行月折色銀六十餘兩。又本
色米六十餘石。江西裝米一淺。止有行月銀六
十餘兩。少米六十餘石。且江浙耗贈漕截銀米。
又已復給。卽楚省二耗米石。亦蒙

恩旨照舊例行。乃均屬軍旗。咸供輸輓。止此應給之項。
復行核減。情實堪憫。且卽將本年應給耗米。盡
數扣存。亦不足屢年應追之數。而此數十萬之
天庾。何能遠運。再查江西有漕州縣。每多僻處山

天。陬。顧募小艇木筏。逐程盤剝。始克抵省。而上倉下河。扒夫脚夫。又須僱募。以及修倉鋪墊。在在需費。里民自願津貼。並非別動正項。敢於違例支給也。業經前督臣范承勳。於再陳漕糧脚耗等事案內具

題奉

旨。江西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將漕米運至水次。著仍聽民貼運。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該部知道。欽遵在案。乃康熙三十八年。部議以原題疏內。並無船戶扒夫等項銀米。行令分晰開報。

繼准逐案駁追。不知脚耗者。乃貼運之總名。而修倉鋪墊。船戶扒夫等項。卽貼運之細數。非貼運之外。又有船脚等費也。况脚夫舟子。多屬貧民。原係按日給銀。計口授食。迨後死亡遠徙。莫可根尋。是此二項。寔屬難追難減。且每年全給前耗。尙有掛欠正糧。若再議減少。則疲丁力不能支。必掛欠愈重。此盈則彼縮。耗省則糧虧。似非裕

國恤軍之至計也。至於脚耗銀米。原係百姓自願津貼。以爲運漕至省諸費。載在全書。經奉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諭旨聽民貼運免追復給之項其難減情形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均當仰請

聖恩一併免追已往准給將來以廣

皇仁以資輓運部臣終以部費不至駁行如故明年廷
極仍具疏請照給免追以甦軍困言江右給軍
耗米以及百姓自出津貼脚耗銀米自康熙三
十八年奏銷案內部議核減遞年疊追其難減
苦情經漕臣桑格三次疏陳臣亦特疏

題請俱格於部議未邀允准臣思部臣屢駁減追
固爲慎重錢糧起見若使果可節省臣等豈無

同心今日擊運道之情形窮丁之困苦身在地
方誼難緘默是以不避冒瀆爲

聖主陳之如五三耗米部議以江南等省正兌米每石
止給四斗改兌米每石止給三斗而江西正改
米槩給五斗三升視爲浮多故令照減殊不知
江南等省皆係平水內河江西層層淺阻俱須
盤剝及達鄱湖波濤險遠必借風便而後可行
則守候又需時日故前人因地制宜量增耗米
非無因濫給也且江浙等省給軍行月皆本折
兼支江西並無本色米石江南贈銀每石有五

米五銀。與五米十銀之分。浙江漕截。每石有三錢四分七釐之數。而江西米石。止增銀三分米三升。亦皆少於江南浙江。故單舉耗米而言。似覺江西爲多。若統計每船行月贈貼之數。則江西實少。况每年照例全給窮丁抵通。尙有掛欠。今若再議減少。必致虧欠愈多。雖以重法繩之。究於

國諸何補。且溯查此項。於康熙三十四年奉

旨復給。故該年奏銷案內。部覆內開。一支給船脚併修倉鋪墊等項銀二萬四千八百兩一錢零。米二

萬八千七百二十六石五斗零。已於再陳漕糧等事案內。總督范承勲具題得

旨准行。欽遵在案。此係應給之項。無庸議。是經部議准銷。更益彰明可考。斯時並未嘗以與原題字樣不符。別有駁詰。况自三十八年。至今已經十載。無論經放之官。多半更易。經領之夫。盡已星散。追無可追。卽現在徵漕州縣。若無前項諸費。則數十萬漕糧。豈有神術轉運。此脚耗難減之苦情也。仰惟

聖主仁恩廣被。一夫不遺。頻年蠲租免賦。不惜數百萬

金錢愛民之德至矣。復還浙省二五截銀。准給楚省二耗米石。恤軍之德至矣。臣用敢仰承德意。於江西軍民。冀邀一視之仁。今兌運屆期。事在緊急。不得不迫切再陳於

聖明之前。倘部臣仍執前議。必著經放之官追賠。則司漕下吏。必致畏憚不給。貽悞國儲。所關非細。伏祈

睿鑒。俯念江西運道不同。諸費實爲繁重。全書之章程可據。

特旨之復給在前。軍民之疾困堪憐。所給實非冒濫。將

前項耗米脚耗。一并免追復給。俾窮丁輓運有資。百姓貼費無累。則全漕官弁百萬軍民咸沐聖恩於生生世世矣。仍一面給如故。日不給則廢運矣。

部臣仍前駁追。廷極亦仍前疏請。疏凡三上。

聖祖知其情。部駁不得行。江西運丁至今賴其功云。五十年。

特命署理兩江總督事。任事一年。節禮餽送。一無所受。

五十二年。陞漕運總督。廷極明於漕務。至是盡行其法。漕弊剔除殆盡。五十四年正月病卒。遺疏至。奉

聖祖特諭云。郎廷極爲總漕。盡心撫恤。人皆感悅。年年漕船抵通最早。糧米並無虧欠。回空船隻亦不致凍阻。由其實心辦事。一切區處得宜也。昔桑格任內。尙因糧船遲悞。不免議處。以前總漕未有能及郎廷極者。昨聞病故。甚爲軫恤。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議覆。賜祭葬如典禮。諡溫勤。江西浙江名宦祠並崇祀焉。

楊長春。漢軍鑲黃旗人。初任佐領。康熙四十一年。陞京口叅領。五十年。陞京口將軍標下副將。五十九年。擢任江西南瑞鎮總兵官。雍正二年。陞浙江提督。四年十二月病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碑文稱其紹美家聲。宣勞禁旅。旣分符於京口。夙蒞戎行。旋作鎮於江西。克嫺武畧。遂移旌而臨浙水。俾專閫以督海疆。奄逝忽聞。軫懷良切。用頒優諡。更勒豐碑云。

吳景道。漢軍正黃旗人。世居奉天廣寧衛。天命六年。入旗籍。由生員考授吏部啓心郎。改都察院理事官。時睿王專擅。景道奮不顧身。特疏糾叅。王怒。矯旨革職。謫戍。

順治二年。起補河南右布政。尋擢河南巡撫。兼兵部侍郎。值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餘寇未

靖景道多方勸諭。招撫偽帥王良翰等四十餘員。兵十萬餘名。在任首重人才。優禮儒士。輕徭役。除荒稅。平市價。約束兵丁。薦舉賢良。許作梅等。皆躋通顯。有名於時。百務舉焉。又修理河道。一塞流通。一塞汴口。一塞荆隆。嚴寒暑雨。必與工役同興息。河患悉平。兼率兵會勦山東曹縣土寇有功。加兵部尚書銜。十年以病乞休。奉

世祖章皇帝旨。吳景道撫豫多年。清勤素著。允以原官致仕。仍令馳驛來京。去豫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攀轅泣留。聲聞數里。十三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愨僖。康熙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祀河南名宦祠。

金世德。字孟求。漢軍正黃旗人。禮部尚書玉和之孫。兵部侍郎維城子也。順治初。以廕補翰林院編修。在內院繙譯秘書。凡有大撰述。及機密詔諭。恒午夜馳召之。尋改吏部員外郎。遷兵部職方郎中。康熙五年。奉

命往福建招撫海寇有功。擢左通政司叅議。旋授都察院僉都御史。再陞副都御史。八年。

聖祖仁皇帝命為直隸巡撫。世德在吏兵二部時。精明

嚴峻。郡邑墨吏。聞風震懾。到任周咨利弊。厲意釐剔。然所屬有以紛更進者。恐其喜事邀功。而實澤不究。一切報罷。直隸自有明以來。不設布政按察二司。以近在

京畿。事皆統於戶刑二部也。然守令無總領之員。世德因請設總理錢穀刑名兩監司。比於他省。藩臬屬吏便之。世德廉靜精敏。事無鉅細。期於便民。畿北四郡。兵民錯處。請立屯長以治奸匪。燕趙舊習健訟。罹大辟者衆。世德每閱爰書。必得其情。平反尤多。漳水滹沱桑乾諸河。洚流秋

漲。沒民田膏腴爲沙礫者。八萬餘畝。歲苦徵輸。世德屢疏請豁。卒獲蠲除。十三年以後。三藩之亂。四方用兵。供億繁急。州邑不能支。世德單騎行營中。躬給芻糗。兵無橫索。市肆晏然。十八年。十九年。連歲大旱。民饑。請蠲請賑。復請截留漕米四十餘艘。屬邑賴以生全。世德生長閩閩。而恭儉性成。鮮嗜好。絕苞苴。教屬吏如子弟。以故守令鮮簞簋不飾者。胥吏必用土著。不敢舞文。檠戟常晝閉。出不列儀從。屬官來謁。卽嚴寒盛暑。務令盡所欲言。喜讀循吏傳。倦則令人誦之。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愛文士。遇士大夫以禮。於人有善。亟稱述之。守已以正。人不敢干以私。累年勤於政事。積瘁成疾。屢請致仕。臺省交章奏留。引汲黯淮陽故事。勉之臥理。

溫旨慰留。再辭不允。世德聞而伏枕感泣。力疾視事。又二載。日就沈頓。十九年春。卒於官。五月。部議照例。

予祭葬。奉

旨。金世德蒞任以來。實心任事。克盡職掌。著與他諡。許其櫬入都門。祭葬如典禮。尋諡曰清惠。保定士民奉

其神主祀於學宮。二十一年二月。

聖祖特諭羣臣。論直隸巡撫。稱世德與于成龍居官有聲名。于成龍。山西人。諡清端者也。

左夢庚。漢軍正黃旗人。明寧南侯良玉之子也。順治元年。良玉由湖廣統兵下南京。以誅馬士英爲名。至九江病歿。夢庚領父衆。徘徊江楚之間。二年。英親王阿濟格率兵追流賊至九江。夢庚率領所部總兵十二員。官兵十萬。船二千隻。銀三萬兩。米一萬石。迎降。至京。以其衆分隸旗籍。授夢庚一等昂邦章京世職。四年。擢本旗烏

真超哈固山額真。六年。隨英親王征大同。叛鎮姜瓖。攻左衛。克之。十年病歿。

賜祭葬如典禮。諡莊敏。子世永。襲一等精奇尼哈番。仕至廣西提督。內陞都統。

耿昭忠。字信公。漢軍正黃旗人。靖南王繼茂之次子也。年十五。入侍。

禁庭。順治十二年。選為固山貝子蘇布圖女固山格格之婿。授昭忠固山額駙。尋加授為和碩額駙。康熙十三年。昭忠兄精忠據福建反。

聖祖仁皇帝遣昭忠宣諭精忠。十五年正月。遇

覃恩。加太子太保。是年精忠降。十二月。帥師往剿海寇。

以耿昭忠為鎮平將軍。代兄駐守福州。防夙謹慎。十七年八月。

聖祖特諭兵部。向因靖南王耿精忠勦賊出外。故授昭忠鎮平將軍。今耿昭忠可攜其祖父骸骨來京。二十

五年三月病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僖。立碑墓道。碑文稱其叅宿衛之選。服侍禁林。列扈從之班。趨隨鹵簿。星霜游歷。彌昭謹恪之懷。秩爵加崇。益矢靖共之誼云。

耿聚忠。字正公。靖南王繼茂第三子也。年十一。

世祖章皇帝命入侍

內廷。尋尚柔嘉公主。封聚忠爲和碩額駙。康熙十

五年正月己酉。以

覃恩加太子太保。初聚忠兄精忠統兵駐防閩省。以反

被誅。藩旣廢。所統兵無所屬。十九年閏八月。聚

忠疏言。福建福州府舊有旗兵三千。今調千人

駐防杭州。其親戚及未披甲已退甲閒兵甚多。

應留住何處。請

旨裁奪。得

旨。尚書介山率兵還日。卽攜調杭官兵閒散人口。留駐

杭州。以馬九玉爲將軍。統福州府靖南藩下官兵。侍郎吳努春著於馬九玉未至之先。暫行管理。二十六年二月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愨敏。立碑墓道。碑文稱其備宿衛之

選。趨踰久効於周廬。居恩澤之班。錫賚頻霑於戚里。

星霜洊歷。益矢靖共。夙夜祇承。彌加謹飭云。

世宗憲皇帝登極。追憶

聖祖仁皇帝遺旨。有八歲時與耿公主同居慈寧宮之

語。推恩錫類。

特旨勅建墓碑。遣禮臣以太牢致祭焉。子五人。化祚累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官至鑲藍旗漢軍都統。

白清額。漢軍正黃旗人。初任京職。累遷至光祿卿。康熙七年正月。授陝西巡撫。八年。以計典自陳。降四級。隨旗行走。甘肅巡撫劉斗等。據士民呈懇。具疏稱白清額居官清正。萬民愛戴。乞留。原任以慰輿情。得旨。

旨。白清額已經甄別處分。本當不復任用。近據甘肅巡撫劉斗等。合詞奏稱白清額有益地方。兵民數千。哀求代題留任。百姓趙璉等。奏稱白清額實心實政。老稚感悅。白清額既為地方愛戴。特順輿情。免其處分。

著復還原任。九年三月。以病求罷。慰留之。是年卒。賜祭葬如典禮。諡清獻。

周全斌。漢軍正黃旗人。初從海寇鄭氏為大帥。屢犯沿海一帶。康熙八年。率領戰船來歸。

聖祖仁皇帝賜之勅曰。朕撫有海內。綏安黎庶。期與天下共底蕩平。未歸則廣示維新。既歸則丕彰優異。所以戢干戈而鼓忠義也。爾周全斌。帶領舟艦。率眾來歸。故加爵賞。以示鼓勵。茲封爾為承恩伯。爾受茲休命。益矢忠貞。永保寵榮。以副朕恩眷至意。欽哉。尋加散秩大臣。九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恪順。十一年。吏部題請襲爵。

聖祖諭曰。周全斌勅內。雖無世襲爵次。但自海外帶領

戰船率眾來歸。其功甚大。作何承襲。著議奏。尋議覆。

准襲一次。以其子周公仁襲爵。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由監生。康熙二十二年。

任福建長樂縣縣丞。三十一年。陞山西鄉寧縣

知縣。四十四年。陞直隸易州知州。明年。內陞吏

部員外郎。四十八年。遷刑部郎中。五十一年。改

監察御史。五十五年。巡視長蘆鹽政。明年。擢內

閣侍讀學士。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即位。差往祭告江瀆之神。尋又

命賑濟山西太原平陽等府。未幾卽

特命署理山西布政使司事務。明年。授河南布政使。署

河南巡撫事。閱三月。卽實授河南巡撫。兼理河

道。五年。改授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明年。

特命兼管山東。改爲河東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十年。

以疾卒於任。

特遣侍衛奠茶酒。並令開封府立專祠祀之。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端肅。立碑墓道。文云。朕惟國家設官

分職。簡畀首重。夫封疆。臣工殫力抒忱。報稱尤資乎

幹濟。其有初終罔間。克勵靖共者。宜備哀榮。以宏獎勸。爾田文鏡。操守潔清。才猷練達。夙承民社。賢聲懋著。於循良。繼歷郎官。令望兼司。乎風紀。朕誕登寶錄。念切民依。嘉爾敷陳。用彰明試。兩擢旬宣之寄。旋膺節鉞之加。布惠政以安民。措施有要。凜官箴以率屬。經緯咸宜。東土為畿輔近區。總制兼兵民重任。特頒寵命。並領青齊。俾掌中樞。晉崇宮秩。懲貪除弊。人知法立如山。律已奉公。僉曰心澄似水。倉儲豐裕。井里乂安。竭心志而不辭。致謀猷之悉善。方資倚毗。忽感凋傷。疊賁殊榮。用申軫念。蔭卹既優。於後嗣。肝蠻復

煥於專祠。載勒豐碑。錫之嘉謚。於戲。功存保障。彌增眷舊之思。寵被絲綸。永荷飾終之典。昭於奕世。不亦休歟。

蔡良。漢軍正白旗人。漕運總督蔡士英孫也。初任佐領。康熙四十八年。任鎮守福州叅領。五十八年。陞浙江台州副將。雍正四年。調陝西漢中副將。尋陞延綏總兵官。又調江西南贛總兵官。未幾。擢鎮守福建將軍。

陸見。

世宗憲皇帝特恩賜孔雀翎。六年。

諭內閣曰。蔡良自用福建將軍以來。訓練約束兵丁。勤慎得法。福州駐防營伍。大爲整理。甚屬可嘉。著調補廣東將軍。明年復

諭內閣。將軍蔡良在閩省任內。訓練營伍。和輯兵民。甚爲稱職。今調任廣東。覽其陳奏事宜。具見實心辦事。深屬可嘉。伊名下有代父應賠銀兩。前已降旨。寬其限期。今特加恩。免其賠補。以示眷注。特諭。九年。以疾卒於任。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立碑墓道。文云。朕惟國家鎮撫邊隅。訓飭戎政。端賴壯猷之賢將。式昭秉鉞之宏模。

勤勞旣著於生前。寵錫宜優於身後。載稽彝典。廣勵臣工。爾蔡良端謹持躬。忠勤報國。簡任元戎。以後宣猷閩粵之疆。訓練多方。士備干城之選。輯和有道。人懷挾纊之仁。嘉績孔昭。賢聲懋著。乃倚庇之方切。遽奄逝之忽聞。特沛殊恩。疊加優卹。易名有典。勤恪攸宜。俾告奠於几筵。更鐫銘於琬琰。嗚呼。松楸在望。眷虎帳以興懷。竹帛長垂。被龍章而有耀。承予寵命。綏爾後昆。十年二月。

世宗以京師建立賢良祠。永遠展祀。因命外省各於省會之地。亦建立祠宇。以慰兵民懿好之

公并為後來居官者之勸。特旨如將軍蔡良等四人者。猶稱其勤勞王事而歿於

官云。

魏經國。漢軍正白旗人。初任熱河把總。康熙四十八年。陞千總。五十年。又陞藩家口守備。尋擢直隸通州副將。又遷江南蘇松等處水師總兵官。五十八年。

命管直隸天津總兵事。尋實授天津總兵官。六十年。陞湖廣提督。雍正三年。

特命致祭洞庭湖神。尋加太子少傅銜。又調江南松江

提督。明年

陞見。

特恩加授尚書銜。並給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仍管提督事。五年。緣事降三級留任。六年。革去太子少傅尚書銜。並革世職。尋內陞鑲紅旗漢軍都統。七年。

特旨以都統銜管古北口提督事。明年。以疾卒於任。

賜祭葬如典禮。諡僖恪。立碑墓道。文云。封疆奏績。聿推文武之英。冊府書勲。端重勤勞之佐。生既蒙其渥澤。歿猶被以殊榮。所以昭國恩。勵臣節也。爾魏經國。恪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八
恭素著。廉潔堪風。効力行間。冠偏裨而奮武。宣猷闡外。訓營伍以知方。漢陽之旌節初移。江左之牙幢旋建。自昔受知

皇考。旣顯秩之屢遷。朕因眷念舊臣。復崇階之特晉。嗣以成勞偶替。每切提撕。用能矢志恪遵。再膺委任。何期痾疾遽悼。淪徂。頒卹典以從優。稽嘉名而肇錫。嗚呼。豐碑馬鬣。長騰梧檟之光。大篆龍章。永護風雲之色。昭茲奕世。不亦休歟。

劉秉權字持平。漢軍正紅旗人。初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授兵部主事。遷刑部啓心郎。轉僉都

御史。尋擢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巡撫廣東。甫視事。卽懲貪墨。禁苛派。革供應。風紀肅然。時方巡海展界。招徠安插。男女十六萬有奇。墾田二萬五千餘頃。

聖祖仁皇帝優獎之。十三年。逆藩吳三桂煽亂。平南王尙可喜。以爵與子之孝承襲之。孝辭。秉權疏言。諸逆鴟張。大兵進剿。可喜籌畫周詳。精神強健。請仍令管事。

詔從所請。七月。疏報賊首李唐宗。藏匿偽隆武印勅盤踞永安縣南嶺山巢。值雲貴告變。卽乘機嘯黨。

蓄謀通逆。隨發兵搜捕。李唐宗勢逼投見。卽於軍前正法。遣兵分路搜斬。賊夥殆盡。得

旨下部議敘。十一月同總兵官王國棟攻潮州逆鎮劉進忠。破鳳凰洲木城二座。斬僞督金漢臣等。殺賊五千餘級。積勞卒於軍。秉權在任數載。正已率屬。息事寧民。務持大體。不事煩苛。尤崇理學。重師儒。士風日盛云。十四年。

賜祭葬。加恤一次。諡端勤。

阿爾泰。漢軍正紅旗人。姓劉氏。福建將軍郎在子也。郎在見世職名臣傳。阿爾泰以順治三年。

由廕生任吏部主事。累陞至本部郎中。十二年。兼管佐領。十四年。陞叅領。康熙三年。擢湖廣辰常鎮總兵官。七年。調黃巖鎮總兵官。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反。

詔阿爾泰率兵守浙江寧紹台等處。時耿逆兵至浙江。阿爾泰領兵與之戰。稍却其衆。值我城守叅將武皓潛與賊通。執阿爾泰以降。至福建。耿精忠遣其僞帥曾養性誘之降。阿爾泰不從。大罵不絕口。遂被害。時十四年正月也。事

聞。賜諡忠武。予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八十九
名臣列傳四十九

鑲白旗漢軍得諡大臣

蔣赫德

朱昌祚

白色純

雷繼尊

鑲紅旗漢軍得諡大臣

卞三元

王登聯

馬雄鎮

陳啓泰

蔣赫德。本名元恒。字九貞。漢軍鑲白旗人。世居遵化縣。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兵入關。克取遵化。考選儒生俊秀者。送

盛京內院讀書。元恒年甫十五。拔第二。

賜名赫德。順治元年。扈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京。二年。授內國史院學士。三年。四年。相繼開科會試。並奉

命教習庶吉士。六年會試。復奉

命教習庶吉士。其教人。先器識。後文藝。成就人材甚盛。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九
三科庶吉士中。官至大學士者九人。呂宮傅以
漸李蔚三人。則先後枚卜。且與赫德同時任大
學士。至今以爲玉堂盛事。是年充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一年三月。陞內弘文院大
學士。加太子太保。掌國史院事。十五年九月。改
內三院爲殿閣衙。別設翰林院。於是赫德改授
文華殿大學士。加少保。十七年二月。以病

予告。赫德由學士陞大學士。在內院十五年。毗贊端揆。
恭敬誠恪。持大體。於國計民生。多所裨益。

聖祖仁皇帝嗣位。復設內三院。康熙二年。

詔起補國史院大學士。未幾。復以疾請假歸。又七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端。赫德累事

三朝。端方清慎。事無鉅細。未有不稱

旨者。順治初。有流棍韓鼎玉等。寓遵化。以私憤聚衆搆
爭。有司以叛逆上

聞。奉

命審理。力爲昭雪。一邑賴以無擾。又以久旱。奉

命清理刑獄。平反允孚。全活甚衆。生平淡薄寧靜。居家
無高大第宅。至於贍宗族戚黨。施予不倦。今猶
有懷其德者云。

朱昌祚字雲門。漢軍鑲白旗人。世居山東高唐州。

國初入旗籍。初由京職。陞宗人府啓心郎。順治十八年。陞浙江巡撫。時寇盜未靖。抵境。撫勦悉當機宜。減嘉湖白糧經費。復台溫軍儲本色。杭寧諸處災傷。拜疏請賑。民賴不死者數十萬。康熙三年。遷福建總督。加兵部尚書。以丁憂未之任。四年六月。

特起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蒞任。銳意任事。十一月。以鑲黃正白等旗撥換地土。

旗民俱受苦累。昌祚疏言。竊見七旗具告當年。圈給近畿州縣地土。內有水磧不堪。積荒難種。蒙

聖恩軫念。旗下艱苦。特遣都統貝子溫濟等。遍閱州縣村莊。將原給各旗地土。勘明可以耕種及不堪荒業。並鑲黃旗地。比別旗甚不堪者。分別具疏。請

旨。乃荷

聖明洞鑒。

勅部查議。將鑲黃正白兩旗地土房屋。酌議圈換。專責

臣王登聯商議圈丈。臣奉文星馳往劄薊州野
外。露處帳房。每日督率道州各官。公同部員旗
下章京牛彖。從城壕邊圈起。由近及遠。照牛彖
所管披甲壯丁。次序晌畝。將房地逐一圈丈。迄
今將及一月。茫無就緒。蓋其俟圈過地畝。仍有
肥瘠不同。各旗官丁。視擇厚薄。相持不決。而被
圈夾空民地。百姓又哭訴失業。殆無虛日。臣目
擊旗民並困情由。不敢不據實剖陳於

聖主之前。仰祈

睿鑒採納。伏念直省州縣。田地之磽薄膏腴。賦稅之上
中下則。原自異同。豈能盡美。都統貝子溫齊等
親勘七旗舊給地畝。同村共井之內。卽有肥瘠
參差。分別甚明。祇因鑲黃旗下地畝。甚不堪。酌
議更換。又以正白旗下地畝。當日分撥。不符

祖制次序。故令兩旗更正地土。欲其相安。垂久之策也。
但臣見鑲黃旗行圈正白旗薊州地畝。皆嗷嗷
有辭。其情不一。或因新圈地土瘠薄。反不如舊
得原地肥美者。或因本旗舊地不堪。今圈得新
地。仍最不堪者。間有所得舊地薄而新地厚者。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九
承受無言矣。其有所得舊地厚而所換新地薄者。觀望吁嗟矣。臣窺旗下本意。口雖不言。心實不樂。有此易地之舉。卽今勉強撥給。或苟且隱忍。難必其異日不出而告苦。又如今日重煩聖明一番經畫也。臣因親閱薊野地畝。窪下者多。若遇水澇。甚於他區。別州縣臣未能周知。若薊境肥地原少。茲又奉

旨清除

朝廷莊頭。並投充納錢糧莊頭。及包衣牛彖。及額駙下莊頭等項地畝。俱准免圈外。則所存瘠薄者

多。無怪乎其相率愁歎。苦形於色也。今初圈鑲黃旗地畝。人心如此。至圈正白旗地土。又槩可知矣。臣思安土重遷。人情所願。況兩旗滿洲蒙古烏真超哈各官。及披甲壯丁。原分得舊處莊地房屋。二十年來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焉。一旦因更易房地。豈能互相移徙。又值此隆冬。各旗都統同章京牛彖。帶領披甲壯丁。沿鄉遶村。棲止廟宇草舍。曠日持久。守候行圈。而窮民裹糧食盡。不免饑寒。種種情狀。難以盡述。此旗下困於易地之苦情也。臣又見州縣百姓。

自聞奉

旨圈占夾空及開墾成熟民地。所在驚惶奔慙。自臣露處野外以來。每日據士民環門哀籲。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係圈剩荒蕪窪下。年來招墾成熟。當差辦稅者。有稱關廂大路鎮店房屋所居民人。皆承應墊道搭橋擺渡修塘。以供

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經被圈地之家。卽令搬移別住。無從投奔者。有稱時值嚴寒。扶老携幼。卽遠徙他鄉。又恐地方官疑以逃

人。不容棲止者。有稱祖宗骸骨。父母邱塚。不忍拋棄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臣雖一一慰諭。第閱其情詞。失業可憫。觀此景象。繪圖難形。此又百姓困於圈地之苦情也。臣職在安民。而民隱至此。分所當言。曷敢壅蔽不以實

聞乎。若兩旗更換地土。出自

廟謨。非臣可得越職言事。惟是臣遍察薊州及廣詢遵化等應換州縣。壯丁投充地畝。並夾空民人耕熟地畝。自本年秋收之後。一聞奉

旨圈換。盡數拋荒不耕。方圓四五百里。今冬二麥全無

播種。明年夏初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雖各官
現在分途丈量。約計行圈竣事。難以定期。明春
東作。必又失時。則來年秋收。又難望矣。京東群
邑。旗下換地兵丁。州縣失業窮民。合而言。不下
數十萬。田地荒蕪。糧草盡絕。資生奚賴。豈無挺
而走險者。地方有事。此臣之責任所關。又安敢
畏忌。越分建言。不以實

聞乎。臣忝爲

朝廷封疆大吏。奉

命會商圈丈地土。既見旗下民人並困如是。明知不言。

冥心坐視。則大負

聖主任使鴻恩。此臣義所不敢出也。故罔避斧鉞。據實
冒昧披陳。恭請

聖明斷自宸衷。毅然停止。庶俾旗下官丁。各隨所願。得
以仍守故土。而不致有後來告苦。賣擾事端。所
係非淺。尠也。至於京東州縣。一十二城。老幼男
婦。億萬生靈。獲免流離播遷。皆沐

聖主浩蕩生全之德。奕世無疆矣。其部覆都統貝子温
齊等。勘實鑲黃旗。甚不堪地畝。若遇旱澇荒年。
應否少加優恤。伏乞

勅部確議定奪。非臣所敢擅議也。事關條奏。字逾常格。貼黃難盡。統祈

宸衷。卽諭停止。疏入。輔臣鰲拜等。以昌祚越行干預。紛更具奏。矯

旨。交吏兵二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刑部議以鞭責。

聖祖仁皇帝詢問四輔臣。未允所議。鰲拜遽矯

旨。坐昌祚立絞。旗民哀之。八年七月。

聖祖特諭吏部。原任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於撥換地畝時。見民間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責。具疏奏聞。鰲拜等輒以爲非其職掌。越行干預。不按律文。冤枉

處死。伊等皆國家大臣。並無大罪。冤死。深爲可憫。理應昭雪。以示仁恩。作何恩恤。予諡。及廕子入國子監讀書。爾部議奏。尋議覆。

予祭葬如典禮。賜諡立碑。廕子入監讀書。以大四品京官用。得

旨。悉如所議。諡曰勤愍。立碑墓道。文曰。稽古建業。驅策羣力。不吝爵賞。以勸有功。昭示後世。永垂不朽。所以勵忠。蓋甚備也。爾朱昌祚。性行純良。才能敏練。總督三省。著有勤勞。乃以撥地。因見民間旗下困苦。具疏奏聞。無故誣陷。朕甚悼焉。特加追卹。賜諡曰勤愍。勒

諸貞珉。永光泉壤。國典臣誼。庶其昭垂無斁哉。昌祚
三晉。治浙江。惠澤尤深。民懷其德。康熙三十三年。崇
祀名宦祠。子紱。是年補督捕理事官。仕至大理
寺卿。
白色純。字素公。漢軍鑲白旗人。初任理事官。順
治九年二月。陞弘文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纂
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一年九月。陞吏部侍郎。十
三年四月罷。六月復授秘書院學士。十五年九
月。改內三院爲殿閣。補文華殿學士並兼禮部

侍郎。十七年八月。陞倉場總督。工部尚書。以京
察降二級。補江西巡撫。康熙十三年。吳三桂耿
精忠相繼反。粵閩煽亂。南贛騷動。賊得民率割
其辮。將吏遇髮短者輒僇之。民陷賊皆不敢自
拔。又賊多營城外。民不得逸出。兵至賊走。見民
皆以爲賊也。多俘其妻女。民益駭。色純時駐贛
州。愀然曰。若不疏請禁止。民且胥化爲賊。遂拜
疏以請。或謂若是將何以別奸細。又豈無真賊
而別邀寬宥者。色純曰。彼賊欲陰行偵探。豈不
能使有辮之人。而顧使無辮者自露形迹耶。卽

具疏上陳。言臣奉

命巡撫江右。入境以來。無日不以安疆靖寇爲念。恨不滅此克逆。而後朝食。以酬報主之私。是以每遇父老。慰問民間疾苦之外。卽密詢平日風聞逆寇情形。其中大同小異。事真而可採者。一爲逆賊割辮狡謀。最爲脅從。負固張本。蓋以賊兵原屬有限。東支西吾。虛張聲勢。一竊據我地方。遂將百姓割去髮辮。意謂

王師所到。必以無辮加罪。因而鼓惑人心。互相負隅死守。此愚民貪生畏咎之心。非本意黨寇堅壁

之計。若將免究短辮之令一行。則人無恐懼。民自爲民。賊自爲賊。無可施其迫脅之謀。或有好義良民。內應攻擊。皆不可定。議者以爲似此則無以別奸細。恐致貽誤稽查。殊不知逆情最狡。旣欲陰謀作探。何難留辮前行。豈肯使令短辮之人。自露形跡。以臣愚見。合之道路之口。亟寬短辮。實爲靖亂之一端也。再查人情顧身之外。莫重於愛妻子。今聞狡逆肆謀。每處屯扎。多在城池村莊之外。陽爲百姓外護。陰借百姓相幫。望之以爲寇盜甚多。其實強半皆我蒼生赤子。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九
及至天戈所指。寇卽弭耳而遁。我兵見人在對壘之間。難分玉石。勦殺之餘。例得收其家口。然皆迫脅之徒。究竟俱非真寇。蓋逆謀奸惡。來則侵我地方。去則害我百姓。以致愚民來去無從。多爲寇誘。臣以爲亟寬脅從。免收家口。俾百姓無所驚怖。亦不爲賊守禦。立見逆勢困窮。不難盡膏斧鉞。且將來克復之日。免有土無民之歎。除克善後。莫踰於此。是又靖亂之一端也。臣甫離廷陞。深悉

聖主念切黔黎。急欲出之水火。臣身到地方。察知情事。

敢不直抒鄙悃。仰體

宸衷。伏乞

睿裁。並勅廷臣酌議。免究民人短辯。免收脅從家口。特發

諭旨。通示用兵地方。遵奉如此。則人心自安。不爲寇惑。各保身家。漸臻寧謐。而逆勢孤單乏助。指日蕩平。誠

有聖主天地之恩。社稷無疆之福。至於處治大逆真寇。自

朝廷法度。不在此例。疏入。

詔從所請。人民相率歸誠。賊勢遂孤。賊帥王九萬等旋亦遁敗。十四年正月。王九萬復來犯會昌界。色純遣遊擊李天柱周球等敗之於湖城。陣斬賊兵千餘。擒僞副將一員。捷聞。下部議敘。又以吉郡萬安縣爲贛南水陸咽喉之地。賊寇出沒。遣遊擊田振敗賊於西塘。又敗之於韶口。斬獲甚衆。贛州賊固守老巢。遣遊擊李天柱等分兵夾勦於黃潭地方。斬逆渠陳魁等二十二人。殺賊二千餘。並下部議敘。是年卒於官。賜祭葬如典禮。諡勤僖。

雷繼尊。漢軍鑲白旗人。初襲世職。拜他喇布勒哈番。陞叅領。康熙三十四年。擢本旗副都統。尋調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明年隨

聖祖仁皇帝由中路征厄魯特噶爾丹。賊兵遁去。繼尊奉

命隨平北大將軍馬思喀。率輕銳追勦。是年。陞鑲白旗漢軍都統。三十九年。甘肅提督缺出。

聖祖特諭大學士等曰。孫思克在西陲。朕甚賴之。因思西陲要地。朕令都統雷繼尊前往者。此故也。雷繼尊朕所素知。騎射甚精。人材優長。令署理甘肅提督事。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九
明年卒於任。

賜祭葬如典禮。諡敏愨。立碑墓道。碑文稱其恪謹素循。才猷夙瞻。自承世秩。允稱克家。俾轄羽林。亦能輯衆。云。後崇祀陝西名宦祠。

卞三元。漢軍鑲紅旗人。崇德四年己卯科舉人。六年。授內秘書院理事官。順治元年十月。外補山東登州府知府。二年。官兵取揚州。

詔簡才能知府。三元以廷薦調揚州。三年二月。陞山東東昌道副使。時土寇橫行。黨與蔓延州縣。三元嘗親領數十騎。巡行原野。倉卒遇賊。轉戰良久。

左臂中流矢。神色不變。戰愈力。賊乃引去。三元歸。拔箭裹臂。痛稍定。更益士卒。期以日暮抵賊巢。衆諫不從。卒率之潛往。賊方張燈夜會。聞兵至。倉皇無措。然一呼而集者尚數百人。殊死戰。三元負痛發數矢。手刃渠魁。餘賊遁去。數月不敢近所屬。然糾合餘黨。誓旦夕復仇。忽夜半賊衆數千圍城。三元率衆死守。先集薪公署。戒其家。城陷卽舉室自焚。遣家丁僞作乞者。乘夜縋城。赴省請救。援兵至。三元開門應之。內外夾擊。賊大敗遁去。四年十二月。轉淮海道。值土寇陷

海州知州遇害。三元率衆殺賊。賊敗。追奔百餘里。盡滅其黨。十年六月。調湖廣上荆南道。十二年四月。改驛鹽道。十三年九月。陞陝西苑馬寺卿。十四年十二月。陞山西按察使。十六年正月。擢貴州巡撫。兼理湖北川東等處軍務。十二月。請舉賓興大典。以振文教。貴州自明季荒亂。斗米數千錢。民食維艱。十七年。饑益甚。三元念窮荒無米可買。饑民日報逃亡。仰體

皇仁。特疏借發倉米。以救餘黎。以保巖疆。言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國無民。不可以成治。民無食。不可以

資生。今各處申報饑斃甚多。望救甚迫。若使畏罪因循。視民就死。臣於撫民之責。謂何。臣若敢於負民。實所以負

聖明付托一方之盛心也。目今饑餓而死者。旣不能復生。生者又奄奄就斃。臣何敢惜

聖主撥運之楚糈。而不救。況救民急於救火。若必待請命而後濟之。則京路往返一萬七千餘里。必越四五月

之期。方奉

諭旨。而僅存之餘黎。豈能忍饑以久延乎。臣聞漢臣汲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九
制之罪。臣謏劣庸才。何敢妄引古良臣之義。蹈市恩之愆。因伏念一萬二千餘里。凶年四五月。聖主德意。去歲大發帑金。賑恤滇黔窮民。全黔窮黎。已沾實惠。但窮民甚多。米價甚貴。分給之銀。每名不過一兩有餘。止可救旬日之生。更有無米可買之處。是以饑斃之報。接踵而至。臣何忍饑民盡登鬼籙。今以慘苦難言之狀。刻不容緩之時。故敢仰體

皇仁。借發鎮遠府楚運倉米三千石。以救各處殘民生命。卽於拜疏之日。開倉發賑。分給能幹官員。星馳救荒地方。協同道府州縣官。沿門查人口多寡。酌量給散。務期將斃之民。保全餘生。仰慰聖主仁愛荒服之素。臣卽受專擅重譴。亦不敢辭。其給過米數。或准作賑荒之例。不復收償。允其開銷。或止准借給。仍令秋收日照數追還。伏乞

勅下部臣議覆請

旨。臣遵奉施行。除散過米數。給過戶口。容臣查造細冊。咨送戶部查核外。臣謹會

題。尋奉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九
恩旨。准作賑項開銷。於是黔民全活無算焉。又念貴州
並無平地。悉屬峻嶺危坡。水道不通。軍餉轉輸
率用人夫負戴。民苦之。三元由鎮遠偏橋興隆
一帶。遍察河形。惟諸葛洞老洞。鷓子灘。巨石巉
巖。橫亘數里。壅斷河流。乃檄平越黃平興隆偏
橋各營兵。並募民夫開鑿。自老洞起工。濬月河。
築水壩。各險灘皆濬通無遺。計所開水道二百
三十餘里。自偏橋至鎮遠。悉爲通津。民免負戴
之苦。歲省金錢無算。又銅仁石阡思南三府。地
連川東。防兵需餉尤急。而道路險遠。猝莫能至。

湖廣辰溪縣界有分江支河一道。可通銅仁城
下。過銅仁。可通省溪。司以達提溪。司而省溪。司
至提溪。司四十里。盡爲沙石淤塞。三元興工挑
濬。復於省溪提溪二司。捐造倉廩。以備儲蓄。軍
民賴焉。九月。發兵勦明桂王餘黨。擒僞興國公
呂洪煬。僞將軍權時泰。僞監軍僉事賀鼎等。斬
之。十八年閏七月。以勦獲土酋龍兆吉功。加兵
部右侍郎。九月。陞雲貴總督。康熙元年二月。以
貴州地多荒蕪。

題請開墾。共闢官民田萬餘頃。三月。請修復貴州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九
學宮。並勸苗民入學讀書。二年三月。請修復曲靖城池。三年。水西土官安坤作亂。聯絡諸洞。相爲犄角。且恃其險峻。詭譎不常。三元集兩省提督及各鎮總兵官。會同籌畫。分道並進。使首尾不能相顧。獨以一軍親搗其巢。獲安坤並各土酋。斬之。苗地盡入版圖。

奏請改其地爲威寧府。立流官統轄。敘功。加兵部尚書。又加階從一品。四年三月。雲南省城迤東土酋王耀祖等。因官兵遠征水西。竊據新興。僭號大慶。謀犯省城。分遣賊黨王義。齊正。陷易門。

攻昆陽河西。寧州土酋祿昌賢應之。陷寧州。攻江州。及通海宜良二縣。窺澂江府。嶠峨縣。祿益陷嶠峨縣。僞開國公趙印。選攻彌勒州。龍韜等攻石屏州。謀犯廣西府。王朔。李白藩等。攻臨安府。滇南震動。三元同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等。調兵分路勦捕。所至克捷。盡破其巢。貴州土司沈兆麟。沈應麟。糾合隴誇白泥。隴革郎。岱隴安藩等。來攻北喇。仍督師進勦。平之。烏蒙隴氏者。土酋祿天德之母也。糾合里額馬。雍柯。拔里。則窩。赤祿等處逆黨。攻犯烏撒。三元分兵四路。

捕勦數月蕩平。貴州鎮遠西山司所屬田心等九寨逆苗。結連界外生苗搆亂。調鎮遠黎平二副將平之。七年。告終養去任。九年。引年致仕。三十六年二月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恪敏。

王登聯。漢軍鑲紅旗人。順治八年。由附學生員。考授河南鄭州知州。十二年。以治行卓異。陞山東兵備道。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特簡直隸保定巡撫。時海宇初定。伏莽尚多。地方官吏艱於捕緝。以盜為諱。十二月。登聯

特疏具

題請嚴縱盜之法。重窩主之律。厚捕首之賞。以清盜源。言臣閱近日盜案。未有拏獲立功者。將來必有匿賊不報。及朦朧開復之情。今後失事不報。與苟圖銷結者。治以縱盜之罪。又大盜之情。形有二。一為窩主。一為引線。若拏獲大盜窩主。引線。供實立斬。不得任其展辯。地方官之不行。協拿者。亦治以縱盜之罪。文武職官。隣右捕役。有能拿首大盜窩主者。紀錄給賞。窩主擒盜自首者。免其罪名。如此。則萑苻日靖。境域寧謐矣。

明年正月奉

旨。這所奏於弭盜有裨。著詳議具奏。刑部尚書覺羅雅布蘭等議覆。應如所請。於是盜賊漸息。閭閻晏然。十八年。裁順天巡撫缺。以順天地方令其兼理。加工部尚書銜。康熙三年。輔臣鰲拜以鑲黃正白二旗地畝瘠薄。遣部臣會同督撫。重加圈換。旗民俱不願行。愁怨呼籲甚切。登聯分圈路南地土。目擊情形。具疏入

告。言臣奉

命與三省督臣隨部堂臣圈換鑲黃正白兩旗地畝房

屋。臣單騎減從。星夜前行。於十月十八日抵通州。會同商撥事宜。十九日至三河縣。公議戶部尚書臣蘇納海。督臣朱昌祚。分圈大路迤北薊州。遵化。遷安等處。侍郎臣雷興。同臣分圈大路迤南玉田。豐潤。開平。灤州等處。臣隨同部臣東行。見所在田地極目荒涼。民間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下之待圈者。半犁未下。夫大小二麥。爲續食之膏。明歲春夏。當青黃不接之際。目前旣無墾種。將來當復何望。滿漢並困。此其一端也。二十四日。霜宿玉田。各梅勒章京周行相視地

土皆多低窪沙薄。不堪耕種。越三日。至豐潤。遍踏各村之地。大半亦屬不堪。遂於十一月初六日。復回玉田。乃自玉田西界曲河頭。初下圈起。甫施一圈。而旗下官丁。各有異說。咸謂此地非山岡石磧。則河淤鹹鹵。舊給之地。美惡各半。今我等養馬披甲。給我坡溝薄地。相與爭執。不肯承受。此又其一端也。又民間所有夾空地土。四散零星。不成片段。難以足一甲喇一牛彘之响數。又有舊圈內房屋多。而今圈內房屋少者。有此地內房屋可居。而彼地內房屋破壞者。一經

移換。則舍舊謀新。糧米柴草。必花銷大半。器具什物。必拋損許多。語云。搬房三年窮。此又其一端也。蓋自十月十九日。距今十一月十五日。地之好友。迄無定見。人之從違。茫無決擇。風聞撥什庫等。赴京控稟本旗都統。不知本旗都統作何動定。於是由玉田豐潤而東。再隨部臣等相度。臣思

畿輔田土。大率西北高而東南下。

畿東田土。北多山。南濱海。大率北高而南下。開平灤州。地勢瀕海。河流洄沔。其中未必盡屬肥饒。

則再行相度。必費時日。況下圈之後。更未知爲何如。斯臣所見聞於旗人之情形如是。至百姓苦楚之情形。則有難於見聞者。自圈地之信一傳。知舊業難守。有米糧者。已糶賣矣。無積蓄者。將轉徙矣。樹木折爲柴薪。雞犬咸已變易。婦子老幼。環泣馬前。並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圈丈分所宜然。棲泊竟無處所。後來撥補認退。不知何方。眼下雪霜載途。懼填溝壑。將往奔他境。而逃人令嚴。誰容住止。仍僦集本土。而人稠地窄。難以賃居。又有謂丁地相依。地去而丁

不除。賦免而徭尙在。餬口無資。必虧課額者。至臣所往來玉田豐潤一帶。遞呈士民。不下千百。顛云。邦均。別山。采亭橋。鴉鴻橋。洛沽。林南倉。洪橋。張各莊。中門莊。豐登務。白官屯。左家務。胥各莊。豐臺等處。以及近城關廂。皆衝要大路。自順治三四年。兩次大圈地。土雖撥。城關集鎮。奉旨獨留。今若槩行圈房。必至星散。其廢民間之生意。尙小若

皇差

陵工。運石載料。誰爲填築。搭橋修路。挽拽之夫。朝貢使

臣。誰任匍匐供應之事。計其所關。似亦非渺。夫循制易地。非臣所敢臆測。但以旗人之情形如彼。萬姓之情形如此。臣知而不言。是壅於上聞也。言而不盡。非抒誠體國也。豈

聖主授臣封疆之重寄。與微臣任事勿避之本心哉。臣初欲與三省督臣合詞具

題。圈換之役。既分路南路北。臣謹將路南情形。冒昧據實密陳。仰祈

睿鑒。勅部臣從長酌議。將兩旗作何贍恤之法。俾各安

舊業。而

畿東億萬姓。庶得藉此以免播遷。則交頌如天。永戴

聖澤矣。疏入。鰲拜怒其抗違。矯

旨將登聯與尙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俱立絞處死。旗民並哀其寃。無敢言者。八年。

聖祖仁皇帝親政。特旨昭雪。復原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愨愨。廕子盛唐入監讀書。以大四品京卿用。

馬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原任江

南江西總督鳴珮之子也。順治十三年授工部副理事官。管錢局審廠。並有能聲。康熙五年丁父憂。服闋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七年正月遷內國史院學士。九年奉

命巡撫廣西。

聖祖仁皇帝解御衣賜之以寵其行。至粵西加意撫綏。卽請除兵糧腳價。復有司邊俸。去採買之累者。疏上。皆奉

俞旨。時粵西群盜未靖。有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假明宗室爲亂右江。莫扶化等結連獞蠻。蹂躪平

梧二府。雄鎮會提督總兵官討平之。釋被俘良民數千人。十二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陷貴州湖南。十三年二月。駐防廣西將軍孫延齡叛。應吳逆。殺都統王永年等。以兵圍巡撫衙門。時巡撫無標兵。莫能拒。雄鎮自經。家人救免。乃密遣子世濟。間道詣京師請兵。六月。復遣子世永。孫國楨。穴垣出走京師請兵。延齡訶知。令其兄孫延基。驅雄鎮家屬四十餘人。幽禁別室。十六年。撫蠻滅寇將軍傅弘烈。說延齡反正。延齡躊躇未決。十月。吳三桂遣從子僞將軍吳

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九
世琮至桂林。殺延齡。令賊擁雄鎮至營。逼降。雄鎮瞋目大罵不屈。目皆盡裂。世琮殺其子世洪。世泰。併家僕等九人。以懼之。雄鎮罵益厲。世琮知無降意。乃殺之。烏金鋪。是月十二日也。妻李氏。妾顧氏。劉氏。女二。及子世濟。婦董氏。妾苗氏。並同日自縊。全家殉難。十七年四月。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傅弘烈。以其事奏。

聞請優卹。雄鎮一門忠義。以勵臣節。得

旨。廣西巡撫馬雄鎮。抗詞罵賊。精忠報國。併家口殉難。忠貞慘烈。深可憫惻。作何恩卹。着議政王大臣等會

議具奏。尋議覆。加恩伊子世濟。以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先用。

贈雄鎮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文毅。

賜祭葬。李氏。董氏。各照夫品級給與

誥命。二十一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親製碑文。勒碑墓道。文云。朕惟臣子之誼。大節爲重。然平居無事之時。人人侈談忠義。一旦臨事。而爲國捐軀。確乎不奪者。蓋寡。則所稱成仁取義之士。國家得之。宜何如褒崇焉。爾馬雄鎮。洵歷禁近。簡授節旄。恪共之譽有聞。綏輯之功斯著。豈意叛藩

八旗通志 卷一百八十九
逆命怙惡弄兵。急變起蕭牆之中。孤城介桂嶺之外。聲阻援絕。形絀勢危。爾則以死自持。抗詞罵賊。遂觸克怒。橫致幽囚。然猶志切輸忠。力圖滅寇。間關遣子。萬里來歸。慷慨上書。一心罔貳。丹誠既通於王室。闔門咸殉於巖疆。節挺冰霜。歷四年而益厲。操堅金石。經百折而不撓。可云烈矣。嗚呼。惟見危乃知受命之不易。疾風勁草。繫爾一身。實荷綱常之鉅。朝廷養士數十年。有臣如此。庶無負焉。朕用旣憫且嘉。特考彝憲。賜謚文毅。躋以崇階。爰勒貞珉。昭示來世。凡屬臣僚。聞風興起。咸思自勵。爾之爲功。世道豈淺歟。二十

三年。廣西巡撫郝浴。以雄鎮與撫蠻滅寇將軍兼巡撫傅弘烈。並有功粵土。全家死難。請建祠

崇祀奉

勅特建雙忠祠。並祀二人。雄鎮好學工書法。著有擊笏

樓遺稿。及彙草辨疑藏於家。世濟仕至漕運總

督。雄鎮家人有諸老道者。江南江寧府人。遊

京師。無所遇。適雄鎮之父兩江總督馬鳴珮。以致

政歸。老道素知鳴珮。在兩江有恩德。遂鬻身其

家。以勤慎爲主人所重。鳴珮卒後十餘年。雄鎮

出巡撫廣西。老道隨行。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

桂反於雲南。廣西駐防將軍孫延齡應賊。執雄鎮幽之別室。雄鎮抗節不屈。罵賊。老道亦隨主痛詈。十六年。三桂遣其從子世琮至廣西。殺延齡。招雄鎮降。雄鎮大罵不從。世琮遂縛雄鎮。暨家屬數十人。往加害。以老道年老置之。老道獨隨雄鎮不捨。仍大罵曰。吾從主人死耳。豈肯偷生效吳三桂叛主賊耶。賊因並縛之。與雄鎮同被害。老道罵不絕口以死。雄鎮家人是日同諸老道死者。馬雲臯。唐進寶。倪天寶。王迎春。周進才。馬進福。韓厨子。小四兒等八人。並引頸受刃。

無一畏縮乞哀者。廣西民人咨嗟敬歎焉。

陳啓泰。漢軍鑲紅旗人。由貢生初任直隸滑縣知縣。有惠政。累有遷轉。康熙三年。陞至福建巡海道。以搏擊豪暴爲己任。嚴保甲。立團長。責所屬督率民壯。捕治盜賊。犯者輒杖殺之。奸宄斂迹。十三年三月。逆藩耿精忠據省城反。僞檄南下。啓泰密與海澄公黃梧謀拒守。會梧病。啓泰知事不可支。閱五日。令其妻劉氏及女皆自縊。妾婢二十餘口。先後相繼。啓泰定其次序尊卑。列屍滿後堂。從容引僚屬入視。皆相顧失色。汗

八旗通志 卷二百九十九
下莫敢出聲。啓泰慷慨陳義。無異平時。乃朝服望北再拜。繫帛以死。事聞。

特旨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諡忠毅。遣官

諭祭。廕其子汝器。入監讀書。福建人感其忠烈。建祠以

祀。

御書忠義流芳匾額。賜其祠。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

名臣列傳五十

正藍旗漢軍得諡大臣

李日芄

佟鳳彩

甘文焜

佟國瑤

鑲藍旗漢軍得諡大臣

馬之先

尚之廉

諾穆圖

李日芄。漢軍正藍旗人。崇德元年。由內院生員考居二等。賜人五戶。順治元年。以貢生授直隸永平府知府。以治行知名。二年。遷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昌等處地方兵備道。三年四月。內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四年十一月。

特授提督操江兼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官勤慎。辦事有才。時進勦湖廣。官兵絡繹道路。而軍需無誤。十二年卒於官。

世祖章皇帝優加卹典。賜祭葬如典禮。諡忠敏。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立碑墓道。碑文稱其性行端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良才猷敏練克勤王事著有勲勞云。

佟鳳彩字高岡漢軍正藍旗人世居遼陽年二十三歲理事內院以才改授香河知縣有善政士民德之順治三年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奸宄屏跡旋奉

命巡鹽河東絕私販以甦商賈報

命稱最復巡視西城又差巡茶馬商民不擾還

朝又巡視東城外轉湖廣武昌道右叅議時偽桂王竊據滇黔八年偽秦王孫可望偽晉王李定國侵犯湖南地方湖北居民震驚

王師進剿供億紛煩鳳彩籌畫餉務晝夜拮据士馬賴以飽騰十年陞河南督糧道左叅議時經畧大學士洪承疇督師至楚向在內院時稔知鳳彩才遂具疏請以河南糧道任楚省藩司

世祖章皇帝以中州漕務艱鉅非諳練者不能勝任不

允所請河南各州縣糧戶舊例抵小灘買粟米兌給運丁多方勒捐以耗其數糧戶苦之鳳彩禁晒颺平斗斛革幫貼遂除陋弊前此弁丁輓運至通沿途侵盜積年挂欠不可勝計鳳彩親督運抵通嚴查盜責每年全完定例督運全完

者得加二級。鳳彩在任五年。加至正一品。又加四級。十四年。因所加級多。超遷廣西右布政司。是時孫可望已降。惟李定國猶盤據雲南。

朝廷大兵分廣西四川貴州三路進剿。廣西自李定國殘破後。人民流散。軍需不繼。鳳彩持籌審畫。晝夜督催。得米五十餘萬。餉銀二十萬兩。躬自轉輸至柳州。軍無匱乏。自夏徂秋。事竣始回署。十六年。陞江西左布政司。十七年。

特命巡撫四川。適丁外艱。疏請歸葬。

朝廷方遣大兵進緬甸。不允所請。遂兼程抵蜀。蜀自

逆賊張獻忠蹂躪後。城邑村墟。所至蕩然。夔東尚有餘孽未靖。十八年。涼州番獍劫掠。侵及川境。遣建昌兵巡道張元凱。會同廣羅總兵官狄三品。擊却之。又疏請各官捐輸。修築省會城垣。披荆棘。課工程。雉堞屹然。次葺學宮。興文教。修江都堰。以滋灌溉。核茶園。以免土貢。察嵯井。實額。以裕國課。又成造戰艦。製辦火器諸務。向來蜀無存貯經費。鳳彩多方補苴。事集而民不知。康熙二年八月。其祖歿。以嫡孫承重回京。六年。服闋。補貴州巡撫。黔地兵燹後。絃誦幾息。鳳彩

修學課士。七年觀風。首拔程春翔。八年春翔舉已酉科鄉試第一。黔士奮興焉。貴州多山箐。不能照畝。依則輸糧。所徵錢糧。輕重不一。全書由單。與百姓實徵數目不符。吏胥私派。高下其手。民甚苦之。鳳彩集通省賦役全書。躬親稽核。清查改正。凡三閱月書成。由單照依全書則例。填給花戶。仍令將填過花戶姓名。田畝應徵數目。造冊呈報。尋疏請刊入全書。以垂永久。自是無濫徵之弊。鄉試費用。向多派取民間。因疏請增科場經費。以除雜派。民俗用銀。因其俗。請停鼓

鑄錢爐。民便之。先是雲貴用兵。添設道員。特疏罷添設者。以杜冗員滋事。貴州自明季之亂。僞桂王竊據。土民多盜。鳳彩以爲申明土司專責。可靖盜源。以奠邊疆。因疏言黔省遠在天末。雖設有府州縣衛之名。其所轄地方。皆係土司苗夷。是土司一官。原有世守封疆之責。凡苗夷劫殺仇殺。良由土司平素不嚴約束。事後又復縱容。若不立法懲之。竊恐因循怠玩。貽害地方。無所底止。但查地方失事。流官有俸。可罰可住。有職可降。可革。今土司無住罰降革之例。臣會商

督臣議以凡苗夷仇殺劫殺。每一起罰該管土司銀二十兩。責令緝拿。如一年不獲。亦照流官例。再罰銀二十兩。仍命緝拿。若事發之後。隨卽能獲一半者。止令嚴緝。免其罰銀。自一起以至四起。俱照前議罰。倘仇殺劫殺至五起以上。卽將該土司罷職。另選族中才能者襲替。如每起俱能隨時拿獲。容臣等另加獎賞。庶土官知有勸懲。而地方不無少補。又因貴州道路險遠。舖司遞送公文。工食甚微。不敷養贍。致舖兵多有逃亡。往往派累百姓。又學臣考試無費。亦派民

間。鳳彩痛陳私派之源。繕疏入

告。一曰舖兵苦役。日費不足。查別省舖兵。俱有額設工食。黔省路通雲南大道。崇山峻嶺。羽檄交馳。晝夜不息。每舖兵一名。止日給米一倉升。夫一倉升之米。供本役一日之食。尚且不足。又無閑隙。可以別求營生。其父母妻子。誰爲代養。是以招募無人肯應。勢必勒令百姓輪當。一經輪當。近大路者。尚可勉應其役。若遠居一二百里之外者。必致歛銀轉僱。倘一歛銀。其鄉保頭人借題多派。百姓不寧。爲今之計。或念黔中山高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溝深。鋪兵苦役。除日食米一升。再照他省日給
工食銀二分。庶公務不誤。百姓亦免騷擾矣。此
臣所謂或撥正項。倘無正項可撥。或載在由單。
明白徵收。一曰考試生童公費。無處設措。查各
省歲考。俱有正項錢糧。而黔省原未有額設公
費。每遇學道考試。其間搭蓋棚廠物料。生童飯
食花紅卷價等項。俱係地方官設處。夫設處者。
能保無私派乎。况考試生童。

大典所關。此項費用。必不可已。倘一派取。其中指
一派十。俱不可知。亦請或撥正項。倘無正項可

撥。或約定數目。載在由單。明白徵收。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又念貴州地險。而置驛稀濶。疏請
添設驛遞。以紓夫馬之困。言黔山萬疊。驛路險
遠異常。馬匹萬難支持。臣謹繪圖。恭請

睿鑒。勅部亟為調劑添設。以速軍機。以蘇驛困。竊惟天
下之苦累者。莫過於驛站。驛站之險遠更苦者。
莫甚於黔省。夫黔省為滇南咽喉之地。在在皆
是石山峻嶺。上則登天。下則履壑。上而復下。下
而復上。俗言地無三里平者。委無虛謬。夫擡一
站。勢必足破肩穿。馬走一站。亦必蹄癩脊爛。甚

至力不能勝。中途逃斃者。往往有之。且以每驛額馬不過五十匹。夫不過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不過五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不過一倉升。銀一分五釐。當此滇黔之孔道。往來差使如織。司驛者徒被叅處。究竟無補實用。此黔省道路之艱險。非臣敢臆說。卽當日領兵闢黔之諸大臣。與夫近日往來之

欽差。皆身履其地。而目擊其苦。前此之所以勉力支撐者。當軍興旁午之時。不暇計及於民。夫馬雖有官應之名。其實協幫於闔省之里甲。以致天末

民苗。男不能耕。女不能織。苦累難堪。流離日甚。比屢奉

嚴綸。不許私派百姓。於是康熙八年七月內。臣與督臣再四籌酌。將百姓協幫驛站者。痛加革除。止責令司驛各官。極力應當。今已年餘。百姓雖稍有起色。田土漸墾。獨驛站去其幫貼。萬難撐持。兼之黔省今歲馬匹。瘟疫更甚。倒斃益多。臣現在另疏具

題。今除各站坡嶺雖險。而道路稍近者。不敢妄請外。如貴陽之東至湖廣。則有興隆以至清平驛。

實有九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蹬坡。皆崇峻嶺。中隔一重安江。應於重安江設一腰站。清平以至平越驛。實有八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蠟梅坡。三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皆艱險異常。應於楊老坡設一腰站。平越以至新添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西陽坡。黃絲坡。猓獬坡。打杵坡。望城坡。皆石如狼牙。人足馬蹄。無有不傷者。應於黃絲坡設

一腰站。再如貴陽之西至雲南者。如查城驛。以至安南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哈馬坡。高則一望無際。深則萬丈有餘。應於盤江坡設一腰驛。安南以至新興站。實有九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馬跑泉。鳥鳴坡。腊茄坡。江西坡。泥納坡。陡如立壁。行似穿雲。應於江西坡設一腰站。新興以至普安驛。實有八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望城坡。羅漢坡。爛橋坡。鸚哥嶺。軟橋坡。舊普安坡。鉉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壇坡望城坡倒馬坡皆懸崖深澗盤旋崎嶇應於軟橋坡設一腰站以上六站路遠山高馬力愈竭而鞭策愈疾以致壯者傷疾者斃司驛者痛哭無術報倒者幾無虛日若不急爲調劑必致整頓無期故臣敢以冒昧

請設腰站每站照例設馬五十匹馬夫二十五名其六站驛丞倘另議設官不無添官之費查興隆衛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重安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興隆衛守備平越衛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楊老腰站喂馬支應

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平越衛守備平越府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黃絲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平越府知府永寧州見有吏目一員可以移至盤江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永寧州知州安南衛見有千總一員可以移至江西坡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安南衛守備普安州見有吏目一員可以移至軟橋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普安州知州至於買馬銀兩查有康熙八年奏銷驛站節年存剩銀一萬五千餘兩應將此項

奏銀兩動支。買馬三百匹。六站均分。喂馬料穀。馬夫食米。應於貴州官庄租穀。秋糧內通融支給。統俟年終

奏銷。惟是設站之後。馬有倒斃。例應添補。及應用鞍屨腳蹠。藥餌。棚廠。鋤刀。以及馬夫工食等銀。每年約該一萬一千九十餘兩。黔省實無別項可動。勢必於他省餘剩驛站銀兩。照數撥黔。協濟。庶遐荒民苗之殘苦。得以稍蘇。而緊急軍機。均有攸賴矣。臣非不知錢糧匱乏之際。偏僻驛站。尚有議減議裁。猶敢添設糜費。但臣身任地

方之責。目擊其艱。不得不痛陳於聖明之前也。疏入。並如所

奏施行。黔困大蘇。民人頌德。十年。以母老題請終養。已奉

恩允。候代。適母訃至。遂匍匐還京。十一年閏七月。

特命起復。巡撫河南。兼理河道。時兩河爲民患。衝決無常。歲需修築。舊制發官帑召募。明季國用困絀。遂按地徵夫。夫頭因緣爲奸。每歲濫派銀。不下三四十萬兩。小民避河役如水火。鳳彩廉知其狀。疏請仍動正項錢糧。官僱夫役。奉

恩旨依議。數十載積困。一旦盡釐。又豫省栽柳。供本地河工急需。適江南興大工。檄催協濟。採辦既艱。兼覓船遠運。疲頓民力。鳳彩具疏。請停協濟。又疏請令鄰省需柳者。自僱船抵豫裝載。俱奉俞旨。民困始蘇。閭閻歡呼。稱爲三大疏。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河南爲進剿通衢。大兵絡繹。鳳彩多備草束。以防浥爛。豫定車輛數目。以杜多索。分解馬解礮。與出兵道路。以甦大路之困。民賴以安。十三年。因積勞成疾。請告調攝。士民萬衆赴

闕籲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時當軍興。傍午。豫省非佟。鳳彩沉毅靜鎮。恐貽他日憂。奉

旨仍力疾視事。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卒於官。年五十六歲。十七年四月。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僖。建碑墓道。鳳彩工文章。善書法。以梧友名堂。因以爲號。有黔行草。梧友堂集。梧友堂石刻法書。藏於家。四川士民思其德。崇祀名宦祠。

甘文焜。字炳如。漢軍正藍旗人。先世有名正者。宋開寶初。以武功封伯爵。食邑於江西之豐城。

八旗通志 卷二百九十一
因為豐城人。數傳至受和。隨明成祖征遼東。有功。世授瀋陽中衛指揮。遂著籍遼東。又數傳至應魁。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仕至石匣副將。卽文焜父也。文焜生而魁偉。磊落不凡。事母以孝聞。稍長。精騎射。慷慨負大志。尤好讀書。至古人忠孝節烈事。輒撫膺太息。義形於色。遇事侃侃。弗少顧忌。年十九。以國子監官學生。授兵部筆帖式。練達部務。勤敏慎重。父任副將時。遇

覃恩。廕一子。文焜長。當襲。讓之從兄文煥。久之。遷禮部

啟心郎。留心

國朝典故。奏事多稱

旨。

世祖以爲能。粵東藩王嗣封。奉

命充冊封使。以清謹聞。

世祖甚嘉之。未幾。朝鮮國王襲封。復遣奉

命往。一如使粵時。言不及私。歸無餘橐。自是名譽日盛。

聖祖仁皇帝御極。擢大理寺少卿。清慎平恕。讞獄多平

反。務無冤而後已。每值

廷議。一稟於公正。無所撓曲。陞順天府尹。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輦轂之地多貴幸親臣。所在恣橫。民苦之。文焜緝以法。豪強皆斂迹。崇文門關稅不平。商賈告困。人無敢言者。文焜露章奏

聞。下廷議。卽令文焜兼攝。文焜固辭。謂臣言之而臣攝之。是利之也。

聖祖鑒其誠而止。康熙五年。直隸巡撫缺人。六年正月。遂

特簡文焜往撫。文焜感

聖祖知遇。知無不爲。嚴貪殘。禁暴橫。恤郵驛。緝奸宄。稽盜賊。除雜派。絕苞苴。疏凡數十上。皆見施行。七

年七月。請復出巡舊規。部議不准。得

旨。前諭各省遇有水旱等災。督撫務減儀從。將被災地方。作速親勘。欲令體訪貪虐官吏。重加懲治。且使兵民疾苦。地方應行之事。得以驗實更改。若不巡視。屬員反借災荒。顛倒重輕。私行科派。俱未可定。甘文焜所請。着准行。文焜卽單車按部。所見水荒村邑。多需賑者。卽以

奏。正定保定等四郡水災。民不堪命。具疏奏

聞。仍一面便宜發倉賑恤。勸諭富民出粟。且身自捐資以倡會

聖祖冬狩至正定。復面陳疾苦。

聖祖用其言。免直隸是年租稅。四郡之民咸歌。

帝德。十二月。以賑荒議敘。加工部右侍郎。撫直近二載。聖祖以文焜有文武才能。任大事。遂

特命總督雲貴。以西南之事委焉。是時雲南逆藩吳三桂。恃功跋扈。

朝廷以七省金錢協濟之。既富且強。尾大不掉。包藏禍心久矣。總督衙門駐劄貴陽。爲全滇門戶。文焜受事後。無日不爲陰雨之防。整飭官方。綏懷遐邇。正已率屬。恩威並用。凡軍民大政。地方事

宜。一切興釐整飭。鮮不動中肯綮。奏輒

允行。其尤亟者。滇黔孤懸天末。舟楫不通。一綫烏道。二十餘驛。經制驛卒。爲數無多。而逆藩差使繹騷。刻無寧晷。且有倚勢營私。販賣馱運貨物者。俱惟驛卒是役。驛卒不足。則抑壓有司。以民夫協濟。椎髻裸體。絡繹道路。失業者往往去爲盜賊。文焜下車。卽先爲示禁。仍特疏奏

請。永革協夫。一路民苗。始得休息。時三桂盤踞滇中。陰懷不軌。各鎮官兵。悉以重惠結之。兩省將卒。頗墮其術中。兵多驕悍。其藩下尤甚。文焜嚴

申紀律。微有犯。卽置以法。不少貸。且勤於訓練。兵皆歛緝。知有法守。又訪鎮將之尅減者。守令之貪墨者。俱論劾去之。土司之桀驁者。剿之。柔懦者。撫之。諸蠹吏豪族。爲害於民者。杖斃之。由是兵民安定。漢土歸心。咸知有王章。凜然奉法。又念滇黔邊境。初歸版籍。習俗猶染苗風。以興行禮教爲務。敦重儒士。崇節儉。任勞苦。躬自倡率。兩年間。民風丕變。三桂益憚之。欲借邊釁。以固兵權。八年。詭報吐番康東入寇。又陰趣貴州凱里九股等處苗蠻煽亂。羽檄交馳。以覘文焜

舉動。文焜料康東事多詐。必無能爲。凱里近在肘腋。不制。恐滋蔓難圖。乃自帥師直討凱里。指授方略。分遣諸將。令肅威行。士皆用命。裹糧深入。直搗其巢。旬日內。渠魁授首。餘黨俱平。九股四十餘寨。苗蠻相率匍匐轅門。稽顙歸命。十二月。疏報逆賊阿戎梗化已非一日。臣遣兵撲剿。殺賊百餘人。賊復踞阿魯山。遣副將冶秉忠進擊。陣斬阿戎。擒殺七百餘衆。逆黨悉平。又疏報番目俄凹阿蜡等率衆投誠。並下部議敘。文焜威信大行。以凱里旣平。擁得勝之師。移檄雲南。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會擊康東。三桂恐詐洩。乃以康東遠遁來告。益心懼焉。逆謀遲遲。未敢遽發。十年九月丁母憂。特命在任守制。文焜疏乞終喪。

聖祖以文焜威望素著。能禡吳三桂之魄。所請不行。而是時臻剖凱里。二司所屬有逆苗阿福倡亂。文焜發兵剿捕。逆首就擒。又大敗餘黨於地五等寨。追至白崖。擒斬一千三百餘人。其餘悉就安插。捷

聞奉

旨嘉漿。下部議敘。文焜復再三陳請終制。

聖祖憐其孝思。始許給假治喪。自黔至

京師八千餘里。往返年餘。十二年十月再抵任。

朝廷方有撤藩之舉。遣大臣爲吳三桂治裝。而三桂遂以十二月殺巡撫朱國治。率所部兵反。文焜倉猝聞變。卽令

欽差部員薩穆哈。黨古禮。馳驛奏

聞。仍繕疏遣族弟文烱飛賫入

告。疏內有城存臣存。城亡臣亡之語。先是文焜訓練本標士卒。賞罰必信。人人効命。及回

京治喪。文焜以總督印信兵符。交貴州巡撫署理。

京而三桂力請以雲南巡撫署印。因假操練爲名。盡調督標兵丁赴滇。使藩下將弁卑詞厚幣結之。又親加犒賚。遂盡入其牢籠。三桂旣反。文焜調集本標兵弁。而兵丁紛紛逃散。不復可用。意提標兵弁。或未受吳餌。尚可與謀。欲令提督李本深提兵守盤江。遏其來路。提督以書來覘文焜意。文焜閱本深書中多遁辭。猶以爲惶惑觀望。欲激以忠義。特爲手書答之云。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王。作撐天之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

部院之素志。亦爲封疆大臣之所以上報

聖明。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維我

國家定鼎以來。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琨授首於水西。羅甸欖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宴。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闔外兵權。是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邇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臣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踞。搖動民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

京。搬運家口夫馬。持籌儲糈。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數日來聞。

欽差大臣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爲。塘報杳無。揣茲事勢。禍亂已成。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並轡。勦滅妖氛。幸惟恢宏大畧。共披肝膽。仰報。

聖主浩蕩宏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呼。本忠孝真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威寧。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共勤。

王事。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部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爲於爍之王師。板蕩之功勲。標作不朽之麟閣。聲名俱泰。青史流芳。卽或寇孽猖披。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屍無馬革裹還。斷不稍存携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亡與本部院相爲一體。爲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駐劄盤江上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爲聲援。本部院會同撫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

王師。不然者。倘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退亦多凶。未免雉罹於羅。狼跋其尾。遺馨遺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後悔可也。又亟與貴州巡撫曹申吉。熟籌堅守。乃李本深早已降賊。而曹申吉亦變心從逆。俱置若罔聞。城中將吏。無一可

與謀者。文焜仰天長嘆。以爲徒一死自靖。非封疆大臣事也。今貴陽已爲空城。尚有鎮遠一營。阻險可據。外可號召荆楚之兵。內可抗拒滇黔之隘。近可繫黔中各郡之人心。遠可通川粵兩省之聲勢。堵遏兗鋒。力圖勦滅。猶事之可爲者。因令側室盛氏等七人。各自經於署。携第四子國城。及二筆帖式。從騎數人。星夜馳赴鎮遠。乃守將江義。亦已順賊。反戈以待。文焜遂揮鞭渡河。至吉祥寺前下馬。北向再拜曰。臣至此不能再爲計矣。封疆之臣。當死封疆。過此卽非黔地。

遂自到於寺。子國城與筆帖式何善雅圖同死焉。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八日也。文焜既死。鬚髯蜩張。雙目猶視。生氣凜凜。士民見者無不隕泣。遂斂瘞於寺之側。年甫四十有二。吳逆聞文焜死。喜甚。賊黨皆稱賀。由是賊兵自滇過黔。無與抗者。越五年。廣西巡撫馮甦偏沅巡撫韓世琦先後以文焜死節事入奏。

聖祖軫悼。加贈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諡曰忠果。又二年。吳逆殄滅。黔地悉平。貴州巡撫楊雍建。又奏文焜殉難顛末。云至今停棺荒寺。

聖祖爲之感歎。特命其長子宣化府同知國均赴黔扶柩。適文焜次子辰州府同知國培因公至黔。先已扶櫬北上。遇諸途。遂同還京。柩至之日。

特勅內大臣一等公舅舅佟國維等。迎於蘆溝橋。賚大官茶酒。哭臨其喪。

賜祭葬如典禮。二十三年。立碑墓道。文曰。稽古仗節死難之臣。國家必賁之典禮。榮其服命。載在史冊。厥有舊章。夫効力盡命。臣之經也。旌善顯忠。國之憲也。昭激勸而垂奕葉。於是焉在。惟爾甘文焜。服官有年。勞

績懋著。朕擢授旄節。往涖滇黔。俾督率乃僚。綏靖南服。屬逆臣悖德。敗亂天常。狂逞狡謀。變生倉猝。爾以勢窮援絕。衆叛軍孤。遂出貴陽。捐軀鎮遠。雖不克殄。賊成功。亦可謂舍生取義。睠爾壯烈。深惻朕懷。宜賚嘉名。式揚大節。特賜諡忠果。仍贈官廕。子如例。於戲。忠不避難。永爲臣子之型。果以矢心。尚壯河山之氣。勒諸貞石。以表丹誠。廕一子國壁。入監讀書。國壁仕至雲南巡撫。國培亦仕至副都統。二十五年。貴州巡撫閩興邦。復據輿情。上請建專祠於貴陽。御書勁節匾額賜焉。

佟國瑤。漢軍正藍旗人。三等伯佟六十之子也。順治十七年。襲父爵。累遷至副都統。康熙十二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反於雲南。明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以湖南鄖陽地介三省。中多曠土。山谷阨塞。奸民易於嘯聚。恐有竊伏其間。與賊連和者。且恐逆賊乘間侵犯。令國瑤爲提督總兵官。往駐防彈壓。三月。國瑤所屬副將洪福。果潛通吳逆。劫所部千餘人。反攻國瑤於署。國瑤率標兵三百餘名。奮勇衝殺。福等敗走。復集衆來犯。連日格鬪十餘陣。斬二百餘級。乃遁。倉庫官署皆

保全事聞。

勅旨嘉獎。十五年三月。四川叛鎮譚洪。犯鄖江北岸。叛將洪福等。出掠鄖江以南。國瑤遣滿漢官兵。分布剿禦。二十日。敗賊於坪溝。二十八日。敗賊於黃畝。四月初五日。敗賊於九重岡等處。初九日。又敗賊於南岸。明日又連敗之。焚其舟艦器械甚多。擒斬無算。九月。洪復遣眾潛伏鄖江兩岸。駕三十餘船。順流而下。泊琵琶灘。進逼鄖陽。運道阻梗。國瑤與將軍噶爾漢。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楊茂勳等。率水陸兵合擊。大破之於陡嶺。糧

運始通。捷

聞。下部議敘。十六年七月。以安撫難民功。加太子少保。十七年三月。叛鎮楊來嘉。及洪福等。盤踞房縣等處地方。國瑤遣官兵進擊敗之。生擒偽副將等五十二人。恢復房縣。十八年八月。復偕噶爾漢。楊茂勳等。剿賊於興安。日久未克。十一月。奉旨嚴飭。削所有功績。俟平興安。仍撤守鄖陽。二十一年九月。授駐防福建將軍。奉

勅旨特諭之曰。國家設立督撫提鎮。原以爲民。向來駐防鎮江杭州福建等處漢軍官兵。皆恣意妄爲。侵占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三
屢市擅放私債。多買人口。如哈喇庫諾邁等。止知營私。罔遵法紀。買人至盈千百。此等匪人。用之何益。昔孟喬芳總督陝西。李率泰總督福建。能潔已奉公。愛民恤士。秦閩人至今思之。爾宜恪遵國憲。安戢兵民。毋負朕委任之至意。二十一年抵閩。時海氛尚熾。總督姚啟聖與水師提督施琅有事於臺灣。國瑤鎮守會城。盤詰奸匪。申明軍令。約束旗丁。恩威並濟。又崇禮文士。惠懷小民。閩人德之。二、八、年十一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忠愨。碑文稱其恪恭濟美。夙夜宣

勞。廉慎持身。寬嚴馭下。云。閩人肖其像。爲祠祀之於道山。

馬之先。字勉吾。漢軍鑲藍旗人。性仁愛。寡言。然

順治七年。累陞至陝西巡撫。治尚清淨。不紛更法紀。以擾殘黎。民甚便之。尋陞山西宣大總督。題改陽和府。仍爲陽和衛。修復大同府城如制。陝西三邊一切軍務站餉。文移到案。手自批發。畧無停滯。遞送鮮信。宿費。士馬飽騰。閱四載。積勞成疾不起。卒之日。秦人聞訃。皆罷市。十四年。奉

旨馬之先。久歷巖疆。勞瘁殞身。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察例具奏。九月題請。奉

旨。賜祭葬如典禮。諡勤僖。後陝西人思其德。公請崇祀名宦祠。

尚之廉。漢軍鑲藍旗人。平南王尚可喜子也。任藩下副都統。以軍功晉階至左都督。調廣東右翼總兵官。康熙四年。同伊兄藩下都統尚之孝。領騎兵至雷廉。堵剿海逆楊二等。前後擒四百餘名。招撫千餘。未幾有蜚寇之亂。復統兵於大石海面。活擒賊將周玉等。並殺賊二千六百餘名。以首逆未獲。未及敘功。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勤恪。立碑墓道。

諾穆圖。漢軍鑲藍旗人。姓李氏。墨爾根翰之子也。尚和碩公主。封和碩額駙。康熙年。擢本旗漢軍副都統。二十七年。外補督。在任撫綏士卒。兵民相安。三十二年。漢軍都統。兼管火器營事。四十九年。休得。

旨以原官致仕。五十年二月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愨僖。建碑墓道。碑文云。諾

凝姿。恪誠立品。出鎮滇海。克揚闡外之威。

用肅師中之令。掌右營之火器。練習維

戎行。馳驅罔懈。中外屢宣其力。始終



